賢奕編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賢奕編

劉元卿編纂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賢奕編序

余性拙。不曉博弈。客至第相與對坐。又不善勸酒。客或欠伸苦之。因飽食之暇。輯古今人言行可爲法戒者。粗作區目。客至焚香拭几。取書讀一二品。以代弈棋云爾。讀者因有所觸動。豈獨曰猶賢乎已。類凡十有六。蓋余嘗從田墅間。聞諸長老譚宣正成弘閒民物殷盛。閭閻熙熙。由時一二元宰哲臣。器局宏深。質行方正。故里風朴略。古意盎然。今民舍無不有愁歎聲。而尙習日侈。則士節之不立。士節之不立。則器不足居之。總其本原。暗於學。斯所繇不能行古之道也。與述懷古第一次。廉淡次德器次方正。繼之以證學。學明而倫修矣。故敍倫次之。而家正矣。故家閑次之。家閑則官政立。官政立則仁澤遠。仁澤遠則幹局宏。故次官政。廣仁幹局。孰實不才。孰心不仁。有其蔽之。政乃弗達。斯孔子所由得之。不得曰有命乎。受之以達命。維儒暨佛。蟬脫塵埃。富貴浮雲。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受之以仙釋。豈惟仙釋。夫物則亦有然。明於庶物。君子存之。抑人有言。道在糠粃。是以或罕譬而喻。醒於指陳。或前言戲之。莊於法語。或曲引輪迴。威於斧鉞。故復述觀物述警喻述應諧。而以志怪終焉。

癸巳端陽。安福劉元卿書于章南館之處仁堂。

賢奕編目錄

第一卷

懷古第一

易服還里　文公古道　東山筮仕　相國野飲　冷壽光牒　古人稱字
洛中風俗　文貞歸省　枯魚餽相　戴笠乘驢　二公可法　大宰步行
馬卒同衾　莊事先輩　拔秧布田　蒼頭買油　三君厚德　上京乘馬
方公端毅　步入司門　鎮江雅會　憲使明農

廉淡第二

布裙曳柴　賣犬資奩　陸公責侄　景仁茶具　日知辭官　鹽豉棋子
文穆卻鏡　魏公還帶　之翰辭硯　長公惜福　食肉見疎　官下買物
希文三婢　張公儉約　元衡儉說　羣兒作息　殺雞大費　白袍點墨
筮仕卻贓　蒲蒂御史　西涯還帕　戍邊謝餽　籍沒顯廉　責子烹雞
忠宣糟蝦

德器第三

丙吉容吏　麟士還屐　壯哉雀鼠　行儉碎盤　銀杯羽化　不校狂生
竊藏不問　養旦雅量　韓公盛德　失釧不言　汲引萊公　受欺不辨
李京焚帖　善處小人　口稱弼弼　務掩人過　楚材解讎　夏公大度
釋憾薦賢　不罪驛官　莊渠長厚　不校前侮　屠公包荒　失禍不認
方正第四
常林抗禮　范鎮不阿　蕭引持正　自恥呈身　師道風節　傅察辭婚
忠襄焚衣　不拜帝師　不畏中官　東州正言　立齋偉節　仲默抗直
衡山持操　不謁中貴　不私兒壻　自焚關節　不狥權璫　以身庇民
證學第五
貴學賤思　子野導君　文莊芸喻　創悔屠豕　省訟鬻產　目攝吳生
簿書卽學　自省先人　呂公忘己　三轉良知　白下論性
第二卷
敍倫第六
上君畏臣　任臣不疑　列精子高　齧指心動　懷肉自誣　月明跪缶
新宅推兄　王旦友愛　原虛感悔　兄弟爭戍　梁鴻高義　命婦顯夫

曲江小友　白生交情　吳公友誼
家閑第七
石奮勅子　遣子一經　柳氏家法　杖落金魚　索杖詬子　程氏母儀
申國內教　寶儀嚴重　王門素風　希文焚幔　了翁童訓　深夜驗問
溫公家政　賈公戒子　孝肅家訓　橫渠養正　金谿陸氏　浦江義門
文恭嚴父　石潭義方
官政第八
如入暗室　卿譜不載　元之下士　盧坦名言　一切報罷　范公起廢
曲全下吏　不言帷箔　事貴詳審　養兵便民　三人推車　叱去例簿
試科展限　存齋在家　闇吏直挺　韓公攬柄　薦士識士　薄譴宦官
荊門善政　西山治績　伯子化民　蘇公禁溺　呂公官箴　政戒兩探
悔薦常秩　三公卻賄　不喜彈劾　陶公仁言　散錢貫索　石門議論
爲令要領　兩溪治河
廣仁第九
元振助喪　鎭江太守　紫府眞君　周氏賢德　王曾取女　呵六作五

掩骼埋胔　不受茌奔　平園活吏　政事及物　獄官賢妻　福建士人
王公幾諫
幹局第十
鎖熊櫃中　處分譁卒　三公處變　魏公蠟書　再遇多智　蘭姐擒賊
敗皮煎膠　濠魚不禁　落簪舟底　文正留身　賃借簷瓦　易去僞詔
計擒叛將　巧疏滯錢　趙公慧智
逢命第十一
方叔下第　富陽三古　誠齋任運　禍福倚伏　方滋晉用　韓氏夫人
顯道夢徵　吉凶在人　郭張奇遇　柳庄星術　數不可逃　韓夢捧天
婚姻前定　禍福由命
第三卷
仙釋第十二
師惟度我　玄宗正訣　囚持杯水　眞如變易　道無明晦　擁爐悟道
道在鼻尖　有箇見處　解禪六偈　河陽豬肉　木犀花香　無始習氣
雪竇禪師　蠅鑽故紙　不加不損　黎子雜釋　佛本於老　讀普門品

朱子語略　回回尊孔　儒門淡薄　景仁達佛　無垢談禪　耿公距詖

觀物第十三

高聽嗜殺　泉海巨魚　上林慈烏　海鏡水母　孔雀愛尾　義騶報德
愛犬活主　乳狗復仇　象猴感舊　玉京狐燕　猿子死孝　潛溪紀事
鷹攫隸巾　金陵義貓　隴山鸚鵡　長安仁鵲　夔齋烈馬　寺犬鳴冤
獼猴世情　自藏六根　鸚鵡求道　誌公鳩偈　瀛水二鳥

警喻第十四

舍羅戶田　盲子問日　操舟天幸　竊履釋疑　鴟梟東徙　墨魚巧護
荊山廢牖　樞金求富　寸鐵殺人　官舟多敝　陽晝論釣　猩猩嗜酒
物有相假　新婦至言　黎丘惑似　教子私藏　蟛蜞死愚　麋麑狎犬
南岐安瘿　黠猱媚虎　南方沒人　黠兒竊李　習見先入　田韓畫本
執泥繪像　山魅漆鏡　貝母治病　活人忠告　以水喻性

應諧第十五

里尹昧我　指雁爲羹　道在舟檣　盲子墜橋　妻子索痒　甲乙相詬
拾金自累　乍解張皇　夸父名貓　兩生同病　粵佘嗜諛　習氣難祛

二女讓吃　緩辭救燬　沈屯多憂　像兒脫死　漢村三老　僻陬三駿
不識青衿　性嗜臟羹　大癡善諷　侍郎割碑　鵝鴨諫議　天澤口業
僊耳試筆　壯輿謫誤　彼有淫具　瓦衣不漏　幷禁月明　僖宗擊毬
貢父課馬　逆取順守　蘭亭在此　掣轉公頭　作僞日拙　傍人門戶
酷信風水　兩瞽相觸
第四卷
志怪第十六
賊殺王蘭　妙寂復仇　泗州屠沽　掠剩使者　春榜揩名　三刀不死
代國殺妖　非熊前生　死不忘廉
附錄
閒鈔上　閒鈔下

賢奕編卷之一

安成劉元卿 調父編纂

懷古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命父老妓樂迎之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遣人郊迎。何便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詣迎者。衙吏嘆曰。君所謂眞狀元矣。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以爲不可。人家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愚意營一稍在人下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楊東山言某簽仕爲零陵簿。太守趙謐。丞相元鎭子也。初參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卻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趨一揖上階。稟敍禮數既畢。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

錢文僖留守西京。有郭延卿居水南葺幽亭藝花。足跡不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卽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忻然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蔌。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旣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尙能飮否。文僖忻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泫然自失。因稱嘆累日。

周益公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爲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餽止於如此。未嘗見其豐侈也。

魏崔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子思弟子也。亦稱仲尼。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世有字其叔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今惟平交乃稱字。稍尊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

今人飮饌。務尙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入口無幾。堆盤累碟。深杯大甌。秖以厭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殽止脯醢菜羹。器用蓼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

士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卽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悋。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閒一日。今人盍少思此事。惜福養財不細。

楊文貞公士奇。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恭政者。風駛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令先日候無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廩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雞束薪相餽受。其簡易如此。

趙司成永號類菴。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贄。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啓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以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倡和而罷。

劉忠宣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搆草堂於先壟之次。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爲人通私書請托。藩臬守令往造者不謁。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況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

章文懿公懋嘗謂門人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尙。非也。聞薛文清公居家留客。止

用一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留飯止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必回訪舟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可法云

大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忝良謨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姪朴菴公（名拯侍郎）及竹澗潘公（希曾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吁浙有楓山殆猶魯有岱嶽其遺矩所留諸公皆率履弗越如此

魯文恪公鐸爲舉人時屬遠行遇雪雨泥濘夜止旅舍宿憐馬卒寒苦卽令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閭閻我卻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難推泥塗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今富貴家子弟鞭撻童僕不知輕重忍視骨肉疾苦殆猶秦越獨何心哉

尙書韓公邦問與陽明王先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貂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尙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公偃然以前輩自居先生欿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足徵云○

甘泉湛先生九十餘過吉州遊青原山東廓鄒先生率同志友數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殷殷訪友如此卽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第應憲之更不容出一語煩聒先生也晨夕

定省。食而執醬執酳。一遵古養老禮。維時先生年近七十矣。蓋以湛先生爲師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

吳冢宰公琳。入吏部。尋以老乞致仕。既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披秧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家何在。公斂手對曰。琳是也。使還白狀。上益重之。復召入爲原官。

耿文恪公裕。官禮部尚書時。嘗語人曰。吾暮自部歸。經過三原王公之門。輒見其蒼頭市油。念吾自入仕未嘗市油。心竊媿也。朝士嘗言王公子自三原來京省公。自僱一騾。毫不干有司。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兩人所舁肩輿。其朴如此。

屠襄惠公滽致政歸。營第宅。前爲老嫗敗屋二楹。適當門。使人從容譬說欲券之。嫗曰。此吾死所也。嚮則須徙。老寡將安歸乎。公曰。今嚮而不卽徙。但去敗屋而更新之可爾。嫗曰。如是幸甚。公乃出柴薪二錠付其子。久之。嫗告公曰。賴公之賜。今已立業娶婦。擇日當徙矣。公曰。嫗幸得所。其如去舊隣何。款以飯食。爲之惆悵而遣之。○鄞洞雲張翁。是尚書文定公邦奇父。公爲學憲時。廳事僅二楹。旁一楹故是叔所居。叔有宿逋求售。公倍價得之。告於翁。翁問價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問故。嘆曰。吾想異日更叛彼舊居。其夫婦何以爲情。公爲惻然。欲取券還之。翁曰毋。計其銀已償人矣。可若何。公言當併其價不取。翁始忻然。○王端毅公恕家居時。見子姪易鄰居爲業。公呼而讓曰。是世與我比居者。何忍令其遠去。乃召之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按昔趙清獻所居甚隘。子姪以厚貲易隣居。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爲隣。

忍棄之乎。命亟還之。并其直不取。蘇長公買陽羨田。聞田主嫗泣而還券。事亦類此。

許襄毅公進。成化中以御史起復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不索轎。時仲子司徒誥方在襁褓。叔子少傅讚在妊。而司馬論則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卿。諸子姓列大夫牧守郎官者以十數人。皆推公之能讓福云。

方司徒公鈍。當分宜柄國時。寵賂滋章。天下士宦靡然顧化。公獨峻卻餽遺。其人或言此具薄俸。非取諸民者。公曰。汝俸幾何。柰何推以遺我。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爲汝庇。遺我何爲。或復曲爲詞曰。此書一帙耳。公又曰。余自入仕。所習惟一大明律。何暇讀他書。竟不受。有郎差臨清者。諄諄誨之曰。往聞薦紳過此者。必具豐餼華燕。今民窮極矣。如此皆膏脂。非爾我所籍以奉人面皮者。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官座中常有進士以齒加於京堂上者。具嘗惡草而情固款洽也。嘗訊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寓。幾人一隸。大都所言皆前輩時事。時套若勿聞已。

閔中丞公延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僦一寓。共賃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趣迎。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蚤至。鳴鐸升座矣。司寇視班行。曾不在。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攜冠服。徒步至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卽至於此。爲之三慨焉。吁使司寇公覩今士習。慨又何如。

吳大宰公嶽守廬州。時中丞南明王公廷守蘇州。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柬徵王公

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徵。具止是耶。曰。吾兩人自足用。多具何爲。比至命庖人卽所載治具相與論心盡歡。竟日而還。

黃憲副公卷解紱歸。春夏間驅家衆田作。而獨與其配操杵曰。炊釜作飲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隣舍。隣舍子欲舁送之。公曰。假我具甚幸。柰何又妨汝務。遂自肩之如田。公性故孤介惸朴。而甚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犢鼻衣治具。具無兼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出。率以爲常。耿先生一日偕元孚周進士候公。公歡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熟矣。請割。時劇談方適。公曰。少需。如是者三。此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供饌出。裁肋狼籍。不爲意也。先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今幸游羲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云。

廉淡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謝石奴請吳隱之爲衞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沈香一片。隱之見之。投於潮亭之水。

謝大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密爲具餐。大傅旣至。祖言所設茶果而已。俄而俶遂陳盛饌。

珍羞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俶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杖之四十。

范蜀公與溫公同游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累乞骸骨。玄宗許之。日知初不謀於家。既得請。歸卽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人亦何厭之有。若厭於心。無日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惟築臺池。引賓客與娛樂而已。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於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七著。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答曰。鹽豉棋子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

呂文穆公蒙正爲丞相時。朝士有獻古鏡以求知者。言能照二百里。公曰。我面不過楪子大。安用此爲。

王文正公旦居家。嘗有貨玉帶者。弟以爲甚佳。呈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乃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研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研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担水。纔直三錢。竟不受。

東坡誦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錢。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計日分之。貯其餘以待賓客云。嘗與李公澤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仇大然守四明。雅愛一幕官。一日問及日用多少。曰。早具少肉。晚菜羹。大然駭曰。某爲太守。居官不敢食

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

歐陽永叔與其姪書云。歐陽自江南歸順。累世蒙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昨書中欲買硃砂。吾不少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除衣食外。不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於私。乃見眞僞。

范文正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官大歷二府以至於薨。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

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李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鑒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王荊公居鍾山日。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所竊。使人問之。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荊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羣兒作息乃可耳。

軒輊爲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月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飯惟一肉。或

至殺雞。皆驚異曰。軒廉使殺雞爲客。大破費。天順間首用公爲刑部尚書。請告陛辭。上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

山雲出鎮廣西。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計貪。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有一沾汚。如白袍點墨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郤之則疑。且忿。柰何。牢曰。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邪。公笑而納之。鎮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牢。牢亦可尚云。

天台魯中丞穆。登進士後。還鄉杜門讀書。絕迹謁請。嗣戒行還京。有司具膳贐之。固辭弗受。或曰。行以贐禮也。柰何拒之。魯公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於鄉里。而先厲之。忍乎。嗣劉忠宣發解時。臺司檄有司佐贐公里中。阻饑。懇辭之。心與魯公同。窮視其所不取。達可知已。輓近世俗子一離黌序。希覬有司。如責償夙負。識趣若此。世何賴焉。

憲副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永樂初仕爲瑞昌令。邑人嚴某令高安。同入覲。文定遣一价往瞷之。价還白公曰。嚴丈富貴。雅稱官也。劉丈蓽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劉與嚴皆公隣邑人。且有婭。嚴賣劉特先見。贄以幣。公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爲御史。劉公爲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過除歲。各具一肉一蔬。或具肉二豆。酒一壺。同僚深訝其奢。公出所有。惟一枯魚而已。後陞廣西憲副。歸。囊惟七金云。正統間文定以展墓歸里。劉公時爲御史在京。公還

朝過華容便造焉問忠宣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隣家磨麵去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牀上惟蒲蓆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

李文正公東陽幼負儁才藉有清譽冬月不爐披册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

張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與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柰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云

劉忠宣公大夏戍肅州行時故人贈遺悉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一羊裘至肅無資諸司憚瑾毋敢館穀三學生徒輪食之有總戎某公所舉者遺百金公不受參將某遣使致餽勅其使不受亡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陷此邪尋同戍鍾尚書橐貲果爲僕竊而逃人服公先識云

于肅愍公謙被害時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盔甲袍帶未幾代公尚書陳汝言敗上曰于謙囊橐罄懸汝言贓穢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淵石亨害公者從旁聽上言低頭大慙○秦襄毅公紘被逮時上命大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劉忠宣宣召時戶侍劉宇覬柄用泰陵鑒識其人曰宇小人也而宇故恨公不爲已地尋附瑾得入政府嗾瑾曰籍劉尚書家可得幾萬金瑾因矯制逮公屬官校羅某閾公貲產羅至廉知公貧餽羅以酒器固辭不受惟索詩一律載之夫貨賄未有悖入不悖出者三公以籍沒益顯其廉先識此耳俾分宦輩

蚤能識此。奚肯以身爲溝壑。以家爲外府。藏蝎囊虺。以自毒害其子孫哉。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如此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攜妻子之任。或誚之。胡笑曰。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小子。尤易惑也。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爲累耳。

董損齋公成進士後。以差過岳州。時劉忠宣公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糈。饌惟糟蝦。無他具。公因感省。終生持雅操云。噫嘻。賢喆之相與。以有成也。豈在情好周洽。語意懇款哉。雖然。亦存乎人耳。昔胡紘嗛晦菴無隻雞斗酒之共。而釀成禁學之禍。董公顧以是感奮勵修。其識豈不遠哉。

德器

丙吉爲相。寬大好禮讓。掾吏有嗜酒者。嘗從吉出。醉嘔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茵耳。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卽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張士簡嗜酒疎脫。於家務尤所忘懷。在新安時。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問。

唐袭行儉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匐獲環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柳公權善書。公卿贈遺鉅萬。多爲主藏豎所竊。別貯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之。乃曰不測其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不復致詰。

李文靖公沆字大初。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失。公遜謝曰。俟歸家。當自詳審。狂生遂發詬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安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主上未賜允。終無忤。

張文定公齊賢。爲江西轉運使。一日家宴。奴竊銀器數事于懷。公自簾下熟視不問。後爲宰相。名下斷役。皆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請曰。相公獨遺某何也。公憫然語曰。爾憶江南盜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今備位宰相。安敢以盜賊薦耶。與爾錢三百千。可自擇所安。既已發汝平昔。當有愧於吾。不足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謝而去。

王文正公旦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家人欲試之。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又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于公曰。庖肉爲饕人所私食。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盡一斤。固當飽。今其半爲饕人所廋。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耳。其不發人過類此。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令侍兵持燭作書。燭及公鬚。鬚燃。公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顧。已更他兵。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毋更渠。今固當辦此。

彭思永。吉州人。始就舉時。貧無餘貲。獨持數金釧。棲旅舍中。同舉者過之。出釧相示。客有私其一於袖者。公知不言。衆皆驚求之。公曰。數至此耳。將去。袖釧者揖而釧墜。衆始稱服。

王大尉鬳寇萊公爲相。寇公數短大尉于上前。而大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大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大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大尉。

眞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上詩有一誤字。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樞密馬知節。具以實奏。又曰王旦略不辨。眞宰相器也。上顧公笑。

蘇文忠公云。慶曆中。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鬳其友人于鼎臣。鼎臣卽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欲求一別。且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己反。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如何。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撿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舉鞭去。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既破產。流落海上。數踵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耶律楚材與咸得卜有舊。咸得卜譖于宗王曰。耶律多用親舊。疑有二心。合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大宗察其誣。責使者罪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大宗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寬厚長者。汝曹固當效之。

夏忠靖公原吉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并棄之而行。館人感泣。在戶部時。吏汚精微文書。驚懼肉袒以候。公曰。汝何預焉。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入便殿請罪云。臣不謹。筆汚精微文書。

宣德中魯穆爲福建僉事。獨持風采。不畏強禦。時楊文敏公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少貸。文敏以爲賢。特薦爲僉都御史。正統初。范理爲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恭。理獨不爲禮。文定嘿識之。即薦陞德安府知府。劉莊襄公天和任三邊總制時。差健卒取其孫暨一孤姪至華州。其僕夫偶篦門役。州守怒封鎖其門。即薪米不供。二孤饑甚。踰垣竊出。乞食於素所知交家。微行去。比抵公所。泣訴

其事。嗣州守以事謁制府。家衆跂足側窺。計公必督過州守。乃公故禮遇之。後復特薦其賢能於朝。三公以國家爲念。不計其私。有古大臣風。吾儕誦法孔孟。將以究安民之術。一旦躋膴仕。惟悅牧民者之曲意狥我。骫法庇我。而於民瘼若蔑聞者。則自負所學亦甚矣。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愕而起居。丞乃蒲伏堦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

魏文靖公驥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時官舍止攜一蒼頭。乃舉歷年所積俸貲。召同鄉子官刑曹郎者付之。其人請封鑰。公怫然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其人不敢復言。時郎有子壻從官舍。如其輕重款識。以僞銀易之。比公竣事歸。出前銀令工碎之。則僞也。工私於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人嘗爲此物。出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之曰。愼無洩。彼將不安矣。已刑曹郎出守辰州。其事稍露。及入覲。攜其俸人盡數以償。公駭曰。誤矣。柰何以不明之迹加人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僞易者。迄不受。

王莊毅公竑開府淮揚時。清河衞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論免官。歸過清河。單祗候于江滸。具饌致殷勤。公嘉其誠。款擇受數缶。以爲醯醬也。比發之。則皆囊穩。已復有言者表公忠節。命下還官。指揮乃逃遁。詐爲死。家人故發喪。以愚里人。有仇家踪迹其所在。執而訟之于公。竟平其訟而遣之。

大宰屠襄惠公滽。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研。時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研汁。狼籍公衣。頓顙請罪。公

曰去去此與韓魏公不責碎盞吏同襟度矣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于公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吾子置汝父何地耶法有明禁自今愼無復爲此其人頓首而退

吉水羅公循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圓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公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公曰是不類君家物邪又持褐端手識相辨公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彼醉語耳同舍生歸誚公柰何失褐不認公曰不然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名尙得爲士人邪生遜謝不及

方正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非吾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曰神滅旣自非理而卿堅執之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耶

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托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致曲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韋澳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爲御史一日謂澳曰高公持憲綱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傅公欽之爲吏部侍郎聞陳無己遊京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刺伺候乎公卿之門者公

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子。能介於陳君乎。公知其貧甚。懷金相餽。及聽其議論。竟不敢以此出口。傅忠肅公察未廷試。蔡京輔政。賣弄威權。脇制中外。且陽示含容。誘以附己。堅欲以女妻公。遣其子與術士數輩踵視公。又託其姻與公相見。不從。識者謂公年少有氣識。未易量也。京銜之。楊忠襄公邦乂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舊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趨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孛朮魯翀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魏文靖公驥直道自持。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王振怙寵。每出雖部堂尊官亦斂輿迴避。魏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爲避。王銜之。譖于內。一日上御便殿。召驥訊以近有何事。公慷慨言故。且曰。臣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上溫旨慰之。又布政使陳公選。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汪直司西廠。調事差往河南。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爲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卽密疏其專擅。疏入留中。直歸。上問河南好官爲誰。直以選對。上出疏示之。二公風節相似。至于所以培植愛護之。則祖宗之恩至矣。

胡東洲提學兩淅時。有士某者不率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東洲以述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款

之以古器行酒指曰此寶也恨俗眼不識耳蓋譏公不知己云公曰以老夫觀之似脆薄易綻終不若金玉之器其人深悔失言

鄒立齋公智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閭巷觀者籍籍嘆羨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比上春官時里中朝貴謂曰子見某省解元乎與子相若也公意其爲同志亟訪之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視衆舉子增幾何公大恚即拂衣起不答而出吁燕雀安知鴻鵠志也公既第選館中秘應詔陳言論進君子退小人大忤權貴謫石城吏目年雖不永未竟所志其閎議偉節到今燁然烈矣

何學憲公景明初授中書舍人奉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犀象珍貝謝弗受後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瑾敗復官其友李夢陽被誣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爲直者公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極言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人爲寒心時錢寧欲交驩公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汚卒不許帥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公叱卻之遂自出金爲賻

待詔文公徵明以行誼文翰重一時諸造請戶外屨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卽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于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最愼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瓶

他珍貨直數百鎰贊使者曰王無所求于先生慕先生耳盍爲一啓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

昔祭酒陳公敬宗王振慕其名因巡撫周公求見公曰某忝爲人師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遺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往見以此故爲祭酒十八年不遷

吏部尚書劉爲英皇所任信仲孫以廕入監秋試持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裂卷火之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官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之壻固不遣恚曰而翁掌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矣夫人一夕置酒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于朝房數旬乃還第壻竟不調

董大參公朴家居適按楚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其秋主監臨先時密封所擬經旨寄公公發書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故績學者後亦卒中式是爲三泉公三泉公爲蜀西充令時以公務至京有三新進士候之邸公肯令侍坐首戒之曰愼勿輕買田吾舉人時甚爲此累子謹識之嗣陞蓬州守宦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赴任時諸子請曰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第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既致政諸子迎之間請于公曰往者兒請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柏也子曰今所具者柏耶公笑爾曰吾茲載有柏子在種之可爾

吳司空公廷舉。筮仕順德。有權璫市葛于縣。公用其值買二疋送之曰。奉此爲式。如不可卽還金。且葛雷產也。璫怒取金去。蓋舊市貢物。率令民自辦而還原金。公獨不從。督府檄公爲權璫修廟。且召見款語之。公對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銖金不敢用。遂辭出。嗣又以事忤逆璫。被逮荷校九日。死而復甦。

蔣司空公瑤爲揚州大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宮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則患止于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斂以爲媚悅。自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幷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動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眞酸子邪。吾無須于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值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卒無改于羔羊之節。士論韙之。

證學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昔者晉君之問於師曠也。曰。吾年七十而欲好學。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師曠曰。胡而不秉燭。晉君怒以爲其戲之也。師曠進曰。臣聞少而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學如秉燭之明。秉燭者賢

于暗行矣。于是平公悅。以其所御觴觴師曠。

東郭子出吳興。見有膝行泥中。而以手左右去草者。召而問之曰。此芸田乎。曰然。曰。吾邑之芸。以鐵爲器。而木柄之。俯其身以盪撼于苗中。未嘗若是難也。曰。州亦有之。沙田草易除。用之宜。泥田根難拔。必若是者三至焉。山谿之田寒。必若是者五至焉。若稍弛之。草侵吾苗矣。噫。質美者易于渾化。猶沙田之草也。次則泥田矣。次則山谿之寒田矣。芸之而弗息。草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秀且實者。

陽明王先生筮仕刑曹。適輪提牢。覩諸吏豢豕。惻然恚曰。夫囚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豢豕。是率獸食人食矣。羣吏請曰。相沿例也。亦堂廡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給諸囚。到今不復豢豕云。後同里有官刑部。語及其事者。先生嘿蹙曰。此予少年不學。茲聞之尙有餘慙。子乃以爲美談邪。其人未達曰。上宣朝廷之德惠。下軫囹圄之罪人。本至德事也。先生顧深悔之。以爲罪過何也。先生復蹙然曰。當日憑一時意見。揭揭然爲此置堂廡於何地邪。只此便不仁矣。

陽明先生家居時。里人有求鬻其產者。先生辭卻已。一日先生偕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見風景佳勝。衷默悔前之誤卻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膺中。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己之難如此云。

黃岡郭孝廉慶挈其徒吳良吉往越中謁陽明先生。將抵越郭。一夕呼吳生語曰。吾夜來自省。胸中尙有俗念。如許如此夾雜心。安能領受先生教邪。拊心痛自刻責不已。徐質吳生曰。子時自省如何。吳對曰。此

來一志惟求教益。更何俗念。昕夕爭論不合。既至郭趣吳以前論辯語往質正。先生時燕居樓上食饘。聆吳生語已。不答。第目攝而指示之曰。子視此盂中下便能盛此饘。此几下便能載此盂。此樓下便能載此几。地又下便能載此樓。人貴能下。下乃大。語已。更目攝吳生者再。竟無他語。吳生退就舍。郭問先生何言。吳生哽咽不能應。第潸然涕數行下云。先生之鑪錘人也。不在言論辯析。而在神情衡宇間。卽于吳生可類知已。

有士紳官司理者。恨爲職業所縈。無暇爲學。陽明先生曰。凡學官先事離事爲學。非吾格致旨。卽以聽訟言。如因其應對無狀而作惡。因其言語圓轉而生喜。因其屬託而加憎。因其請求而曲從。或以冗劇而怠。或以淩譖而淆。皆私蔽也。惟良知自知之。細自省克。不少偏枉。方是致知格物也。若離事爲學。卻是着空。

黃樂村何善山親受陽明之學者。念菴先生赴南宮。附其舟。嚴事之。以相資切。先生時兢兢步趨。不踰繩矩。心疑二孝廉言動舉止若無異于人者。一日有友來與二孝廉商學。何孝廉慨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綜其微衷。皆先入心耳。先生側聆之。攢然自省。自是學益近裏。篤信陽明良知之旨。

涇野呂先生。故與鄒文莊同官。先生尊崇朱學。文莊承服師傳。每晤必辨。若聚訟然。迹亦甚迕。乃先生與文莊交情不啻同胞。初未嘗以議論異同少生間閡。或曰。二先生意見雖殊。其志行同矣。若武功康廷摶豪邁任放人也。而先生平生清約如寒畯。卽嘲笑不苟者。乃亦與之厚善。更不以行己清濁少生分別。又聞先生之官南都也。與霍文敏同僚。文敏故與夏貴溪交惡。先生時時規勸。而文敏疑公黨貴溪。中啣之。

既貴溪柄國。欲汲引先生。而先住時時于貴溪前揄揚文敏。卒致貴溪疑惑。罷免無悔。今人意見相左則衷起戈鋌。格調稍殊則眼分青白。記短則兼折其長。貶過則幷伐其善。而猶曰吾悟本來無物。然耶否耶。

耿楚侗先生官南都。有士人爲惡僧侮辱。以告先生。白所司治之。其僧逋先生意第迸逐不令復係籍本寺。士人未釋然。必欲捕而枷之。先生曉之曰。人謂子亦有聞矣。良知何廣大也。柰何着一破賴和尙往來其中哉。士人退語人曰。癒治和尙。非良知耶。或以告先生曰。小子此言。卽令文成復起。何能易也。乃余其難其愼若此。胸中蓋三轉矣。其一謂志學者。卽應犯不較。逆不難。不然落鄉人曰矣。遮莫不是名誼心耶。又謂法司用刑。自有條格。如此類法不應枷。此則是格式心也。又聞此僧兇惡。慮有意外之虞。不肯爲已甚。此又是利害心也。余之良知乃轉折如此。嗣姜宗伯庇所厚善者處之少年大騰物議。又承恩寺有僧爲禮部枷之而死。竟成大訟。先生聞之。謂李士龍曰。余前三轉折良知不更妙耶。

羅近溪先生偕白下諸同志遊大中橋。觀諸往來者。無慮千百萬計。近溪因指示諸同志曰。試觀此千百萬人者。同此步趨。同此往來。細細觀之。人人一步一趨。無少差失。箇箇分分明明。未見確撞。性體如此廣大。又如此精微。可默識矣。一友咈曰。否否。此情識也。如此論性。相隔遠矣。友述以問耿先生。先生曰。否否。謂此指示者非性。別求性體。此爲楞嚴轉。非能轉楞嚴者。內典亦云。離識歸寂。譬忘己之首而別求首領矣。曰。識至此已乎。曰。實識到此。便自欲罷不能。安肯歇手。雖然亡者東走。追者亦東走。走者同而所以走則異也。卽茲來往橋上者。或訪友親師。或貿遷交易。或傍花隨柳。或至淫蕩邪僻者。亦謾謂一切皆是。混

然無別。此則默識之未眞也。學先辨乎此矣。辨此而後可與論孔孟血脈。孔孟路徑也。若以近溪此示爲情識。而別求所謂無上妙理。是舍時行物生以言天外。視聽言動以求仁。非吾孔子一貫之指矣。

賢奕編卷之二

戔倫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爲吾聽行于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右君臣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浙之長興里人某。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其從父一日飲諸姻。呼孝子侍。媚多豪貴人。饌具腆甚。孝子時時左右盼。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裹納袖中。紙盡袖盈盈矣。酒酣。主人出金巵酒貴客。貴客不勝酒。巵置樓簷間。覆以瓦。先間歸。俄侍者報亡其巵。衆客約曰。請急扃戶。令人袒檢之。必得乃

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澀也。倉卒不得計。卽謬曰。由我。無何貴客憶前卮。乃折簡主人。語以其故。主人如言撿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卮矣。顧若何苦自誑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懽。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乃召前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吾終不忍使孝子無以爲悅。分其產。令得終奉母焉。

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者。聆其下有歌唱聲。下覘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缶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嘻。儂窶人。聊爲阿母懽。貴人嗟嘆良久歸。明日轉相傳語稱異。後時時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是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丐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

婁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檻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使推使兄住。

王魏公有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祀家廟。列百壺于堂。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公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爲善。

江州朱原虛有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逐二弟居外。一日鄰人下神。原虛適在坐。神以詩諷之云。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皇恐。召二弟歸爲娶婦。督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事原虛如父。

劉撰嘉性孝友。父早喪。有族兄當補伍紫荊關。賂縣吏移補其兄獻嘉。撰嘉詣縣請行。獻嘉曰。弟孱弱不可令獨往。屬中子養母。與俱至關。會北虜犯邊。兄弟被虜。撰嘉向虜哭曰。兄聾啞無爲。盍舍之執我。虜舍獻嘉。已而撰嘉亦脫歸。投詩主帥。憫釋之。偕其兄南還。母方病。猶及起居床下。逾日卒。人以爲孝感。晚節事兄。情好益篤。右孝友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家貧尚節介。勢家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婦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彈琴以自娛。至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及卒。爲求葬地于要離塚傍。妻子歸扶風。

命婦者。晏子僕御之妻也。晏子出。其夫爲御。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請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吾觀其志。恂恂自下。思念深矣。子身長八尺。爲人僕御。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愧謝。請自改。妻喜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于是其夫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問其故。升諸景公。以爲大夫。表其妻爲命婦。右夫婦

李泌兒時。張曲江公嘗引至臥內。公與嚴挺之蕭誠善。嚴惡蕭佞。勸公絕之。公獨念嚴大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王丞相主文柄。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恚爲友。密令親知通意。俾敏中與恚絕。敏中許之。既而恚果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恚遲留不言而去。俄敏中跳出。呼左右召恚。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柰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而寢。前人來見之。具言于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恚。

吳司空廷舉。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在大學兄事羅玭。玭病痢。會僕死。公爲煮粥。負之如廁。一晝夜十數返。玭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玭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右朋友

家閫

萬石君歸老于家。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少子慶爲內史。常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鄉閭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柳世隆安貧守分。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事府。

遺其財也。不如一經。

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家中門東有小齋。每平旦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于中門之北。令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人定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于中門之北。遇飢歲。則諸子皆蔬食。曰。吾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常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夜學含之。以資勤苦。其後仲郢以禮自守。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鎭。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柳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己事有失。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于地下。

陳堯咨精于弧矢。守荆南。其母馮氏問曰。汝典藩有何異政。咨曰。荆州孔道。客以堯咨善射。無不嘆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異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古今語父子之盛者。必推蜀陳氏。自文惠公既登將相。兩兄弟亦爲大官。而其父秦公是時尚無恙。每秦公與客坐。則文惠公兄弟左右侍立。坐客跼踏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

韓忠憲公億。教子嚴肅。知亳州。次子爲西京通判。謁告省覲。公喜。置酒召僚屬。俾諸子坐于隅。忽謂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遂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尙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

程大中公晌。性寬而斷。中外相待如賓。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必稟而行。治家有法。不喜笞扑奴婢。諸子

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有所怒。必爲之寬釋。唯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之所以不肖。以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耳。

呂榮公希哲父申國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雖甚熱。在父母之前不得去巾襪縛袴。出入無得入茶房酒肆市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非聖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

竇儀爲尚書。弟儼侃僖皆繼登科。儀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賓客。則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王文正公旦。晚年官尊。每家人拜賀。立令止之。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每有賜祿。見家人置於庭。乃瞑目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每見家人服飾。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如此。故家人有一衣稍華。必於庫中易之。不敢令公見。

范文正公仲淹既貴。常以儉約訓人。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祿耶。子純仁娶婦將歸。以羅爲帷幔。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于庭。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胡安國崇安人子弟或近出宴集雖夜已深猶不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司馬溫公治家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爲出稱家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嘗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爲名言

陸象山家金谿累世義居推一人最長者爲家長歲選子弟分任家事田疇租稅出納廚爨賓客各有主者公田僅足給一歲食每計口授飡婢僕各自以米附炊廚爨者置曆交收食時按曆給散賓至款以五酌供具視常夜則巵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家長率衆子弟致恭先祠會揖于廳婦女道萬福莫安定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飭令更改不則撻之度不可容則白于官屏之遠方晨揖三撾鼓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大甚違天命聽聽聽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公沒從弟大和繼主家事庭內凜如公府稍有過雖頒白者笞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盛衣冠雁行立左右序下

以次進。拜跪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羅念菴先生會試時。父雙泉君命得第後。須求歸省。以爲汝盡忠之日長。而吾見汝之日短也。得告歸。雙泉君教之不殊童稚。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客或踧踖起。則謂曰。君謂勞耶。固所以愛之也。

永新石潭劉先生髦。文安公定之之父。予觀其所遺文安書。言言古道也。其一曰。吾兒鄉試兩次。舟楫廩食。莫非朘削細民。今有司又擬作牌坊。使人怨讀詛咒於心何安。如我往年赴試。縣官鳩布廿餘疋以賸。拒之不可。不得已受之。至今思之。是陷我于惡。日者陳知府書幣見貽。使者二輩經由縣官。隣人吳家充甲首。適當供給。費用雞酒。惶恐無限。鄉人作官。不被其惠。反令受害耶。又曰。汝婦本欲送來。盤費又不能辦。昔陶靖節不以家累自隨。趙清獻惟一琴一雀。爾豈不知。若錢學士自在朝迄今三十年。鰥居公廨。爾豈不見。又曰。汝母年未五十。亦稍憔悴。廚竈之事。誰任其勞。嗟乎前輩風度規矩。乃如此。抑先生序文安易圖中云。大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知道者自有一部大學在胸中。即正經亦不用。由此言推之。先生之學蓋有原本哉。予又嘗觀文安與其子書云。聞爾欲以爾弟种爲富人某壻。異時必受其負累。富人之家。多犯官府。干我照顧請托。又往來禮數。需索報答。誇言豪語。無知妄發。彼無禮義。只知自大。時常登門。主僕成羣。十數人者有之。數十人者有之。至于昏娶之日。百數十人者有之。茶湯供應。手忙脚亂。雞驚狗駭。于我何榮。當時以公卿家婚一富翁。盧供應之難。如村民畏怕官府。然維時曙然清苦之狀。亦可想已。

文安公之于石潭先生。雅稱克家者哉。

官政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于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翾。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傅翾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澣。則無敗政矣。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爲捕盜。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故不察。

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狥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寔多。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

邪。

范文正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杜正獻公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大小。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眞貪吏也。于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傅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訒乎。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于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于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韓魏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爲不便。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死離別之苦。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斂略厚。而終身保骨月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時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

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蓋其心主于車可行而已不爲己也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寇萊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尙須檢例卽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此耳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臥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如此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旣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並在九月云
胡存齋參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者如家焉南北士大夫有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閽人不爲通是日苟不出卽懸一牌于門曰胡存齋在家
御史臺有閽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臺官優劣每以所執之梃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梃否則直其梃此語喧於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梃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閽吏忽直其梃范大驚立召問曰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者數四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慙謝
韓琦在官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欲與公令刪取舊例除其冗謬者爲綱目類次之封縢惟謹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吏不得高下其間
魏崔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册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手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

密學章蒇范文憲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爲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記己用世規模。須在推誠布公。集謀廣益。不惟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逮乎數世。奄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第薦士非難。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固滯之見。稱量摸索。不爲荆公者幾希。荆公嘗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流俗所毀耳。儻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豺虎之藪也。流毒可勝道哉。

劉豫揭榜山東。言中官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鼎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忻然出之。浚意未決。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見奪職責輕。不復致力營救。又幸其去。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儕。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

陸九淵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旦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廉貪。習尚之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藏而不知其人。九淵署二人姓名捕之。訊之伏辜。盡得其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

眞德秀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屬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拭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溢解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極力賑之。復立惠民倉。積穀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立慈幼倉。修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改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老人。亦扶杖出城相見。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者。入境首禁之。所屬有累月不解一錢者。或咎寬恤大騶。公謂民困如此。甯身任其苦。決訟自卯至酉。或勸嗇精怡神。公言郡敝無力惠民。僅政平訟理。當勉而已。

程伯淳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之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溺之。其父母亦不忍。率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在妊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狀。遵獨念其姊將免。得無應是乎。馳往省之。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生。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告邑令佐使。召諸保正諭之。約以必行。有能告者。官即以所犯及隣保罰錢賞之。若行

遣數人。此風便革。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

呂居仁官箴錄曰。予常爲秦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辟日色。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氣與之委曲詳盡。使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不聽者少矣。○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事者。須用馮宣徽惠穆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前輩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狥其私意。忽而不治。○前人常言吏人不怕嚴。則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僞自見。不待嚴明也。○後生乍到官。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當官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前輩常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處事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務。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正。○前輩常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大過。無任事之意。

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常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謂何。公曰。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絕早入場等納戶。則自無稽留之弊。

呂正獻薦常秩。後悔之。伯淳曰。願侍郎受百人欺。不可令好賢之心少替。

豐布政公慶。一日行部。有知縣饋益不飭。聞至。乃以白金爲燭饋之。公未之省。既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自今無復爾矣。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而持己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承篋以將。而上覆以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亟擊柝請公入。以語公。公逌然不動聲色。但整理其茗。覆篋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大宰孟山楊公爲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因事被勘。公勘得其實。酌處之。將官心德公。假公移郵筒中具揭。托名蔬菜具中緘銀幣若干致謝公。公卽移中批發不收。且告誡之。踰時公轉大參行。衆將官旅見。其人獨惴恐若無所容。公槩以温語獎諭諸將官。至其人曰。汝父名將也。觀汝貌誠不媿將種。第汝年少。更事少。後當益努力。以承父業。其人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陳司寇公壽字本仁。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教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短長。以沽直名云。楊文襄公一清曰。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昔明道先生爲御史。神宗召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缺。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本仁得之矣。少宰陶文懿公大臨。曾以差出京。尋還朝。

慨然大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卽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況吾官此閒局。雖名淸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泝越寧家。已由家自越還朝。往還凡幾千里。所用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寒。趼跋淖濘。衝冒風雪。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塡溝壑。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

嘗聞劉文靖謂丘瓊山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謂曰。公有貫索而卻欠散錢。雖然世博綜者。恃此休休心爲貫索更妙也。韓魏公爲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公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卽此一語。永叔之文章。便爲魏公一齊穿紐矣。我朝最稱該博者莫如瓊山。乃娼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惇亦奚以爲。文靖謂其無貫索。不虛也。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英邁皎厲。筮仕得岩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淸愼勤。居官三字符也。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謂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耿先生曰。令之職是上之所藉以承宣。而下之所寄以爲命者也。其事任蓋叢且夥矣。茲于上也。諸所關白讞審。吾心盡矣。而上或吾格。如不耐煩。則憤懟之心生。上下之情睽矣。是惟耐煩。始能積誠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總。待命於我。倏有款啓之氓。席其粗戾之習。直突咆哮于吾前。當此之際。須耐煩而後能原

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之情。又如公應鞅掌。晏食靡皇。旅賓之鴈報踵至。造請之干剌頻投。此非耐煩。則其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咈叢下士之誠荒。故須耐煩。而後無衆寡毋敢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筦庫犴狴之檢防。少不耐煩。則蠹孔弊竇。蘊釀于茲矣。故耐煩是爲令要領也。雖然。此亦藥方耳。顧須引子辨認親切。方得神效。夫所謂引子者。視人所志如何耳。如志躋名卿膺仕。須服此方。昔人所謂喫得三斗醋。喫得三斗薑是已。如志學仙佛。長生住世。須服此方。道釋家所謂調火侯除火性是已。如志希賢聖。則亦是此方。吾儒家所謂勿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嗟嗟。奇方易得。眞引難求。引得其引。則周公之吐握。孔子之會計。亦是服此藥耳。引失其引。則鄧綰耐煩甘笑罵。師德耐煩謁相門。服此藥而益重其痲木癡頑之病。則由辨之不早也。昔萬兩溪翁之治河也。憤人言之齟齬。慨膚功之難奏。向客嗟曰。方今河工。須起程伊川吳康齋任之乃辦。萬翁蓋借兩先生以嘲世講學者之迂疎無當也。耿先生聞之。因進說曰。翁未可易兩先生也。今講學者恆言以天下爲一身。此非兩先生所傳緒言耶。實是體會于此何有。昔禹之底績也。本之猶溺之心而行。其所無事之智也。當時堯不以父故疑。而四岳廷臣僉讓其能。乃得成永賴之功。此仁體流行。學術大明之效也。向使人懷有我。各恃意見。各私利便。禹雖神聖。亦戛乎難哉。今才臣智士談及官政。輒謂非講學人所能辦。殆亦未之思乎。

廣仁

郭元振在大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

客。亦不質其姓氏。

葛繁爲鎮江太守。有人于京師鋪中見一靴。是其父葬時物。詰之鋪翁云。適有一官人攜來修整。可候之。有頃果至。乃其父也。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去。隨之一二里。度力不能及。乃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汝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其子謁蘩言之。因問何以爲幽宮所重。蘩曰。吾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蘩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自卿相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乃有利益。後有異僧見蘩在淨土境中云。

張忠定公詠守成都。嘗夜夢謁紫府眞君。坐定。吏忽報請到西門黃承事。眞君降階接之。禮甚恭。且揖公坐。承事之下。明日遣人詣西門請黃承事。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卽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眞君禮遇如此。承事云。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錢收糴。至明年新陳未接之時。糶與細民。價值不增。升斗如故。公曰。此宜坐我上也。令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承事名兼濟。後裔繁衍。青紫不絕。

周氏婦賢而有幹。其翁才美。令分理家事。付與衡量各二。出入異等。婦不悅。曰。翁平日所爲逆天道。妾不能爲。婦願辭去。才美曰。汝言是。今當出入但用其一。餘皆毀之。婦曰。未也。問其所用幾年。曰。約二十餘年。婦曰。今當反其所用。以酧前日過取之數。才美感悟。忻然喜諾。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王曾居京師。一日過甜子巷。聞母女二人哭甚哀。因詢其鄰云。其家少官逋四萬錢。止有此女。將易客錢

償曾乃謂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則時得相見遂以白金與之令償其客約三日來取女踰期不至其母復訪曾之所館則曾已行矣後曾官至集賢殿學士封沂國公

許知可應舉不第一夕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可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可如其言醫術果精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後赴春闈復夢前白衣云施藥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臚唤六作五知可果以第六名登第因上一名不祿遂升第五其上姓陳下姓樓也

李之純爲成都轉運使專以掩骼埋胔爲念吏人徐熙專爲宣力計其所藏無慮萬計有王生者死而復蘇自言見冥官云汝以誤追今當放還李之純葬枯骨有陰德與知成都府梁遷御史中丞汝宜傳于世間使爲善者勸後皆如其言之純以直學士知成都府梁遷御史中丞

黃靖國嘉祐間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司主者曰卿官儀州有一美事曾知之乎命吏取簿示之乃醫士翁從志在華亭楊家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志力言不可李不能強而退奉上帝勑從志特與延壽三紀子孫三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既而得還以語從志志駭曰此固有之妻子亦未嘗與言不謂已書陰籍其後子孫果皆登第

周必大字子充監臨安府和劑局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捕居民及局吏繫獄未論報間子充問局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耳子充遂自誣服坐是罷職吏民得免死子充歸道謁婦翁翁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而子充適至留宿然後歸子充益自刻苦讀書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宰相封

益國公.

張芸叟遊京師.同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張問其故.公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守官夷陵.欲求漢史一觀無有也.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張謝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後一杭僧夢遇公於廟中.廟神皆拱立曰.歐陽相公平生善念及人甚衆.將來太平宰相也.豈敢不敬.後果入中書參大政.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曰.君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如何.其夫感悟.自此留意獄訟.

此婦本妓女.未有所生.一夕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后一子果登第.

福建士人李道經衢州.路旁店客姓翁者.夢土地與言.明日李秀才來.黃甲人也.宜善待之.果有姓李者至.相款甚隆.士人問故.曰.此中土地靈甚.報公明年登黃甲.其士大喜.夜思我向去作官.但妻不稱夫人.當復易之.土地復謂主人曰.上帝以此士人處心不善.便欲棄妻.今失舉矣.其人省回.翁具以實告.士人惆悵而歸.以此知一念初起.鬼神監之矣.

王符卿公汝訓.家世素饒於貲.而父封公尤善經理.每晨起握籌課筭.至晏未食.故鄉居時虞盜患.竟夕或不能寢.符卿家食時.即志聖賢之學.因諭其父曰.天生財以養人.人之所重則身與心耳.大人爲此鑊鑊者.營營兢兢.外累其身.內累其心.古諺厚積者守財虜不虛也.封公諭.一日盡招其逋責者.裂券兌之.夙所積藏.視親戚族黨之殺.悉捐以散給之.里之人大悅.無煩防守.而相翔者息.君子以爲符卿純孝哉.

幹局

寧王常獵于鄠縣界。搜林莽草際一櫃。扃鎖甚固。王命發之。乃一少女。問所自。姓莫氏。夜遇賊僧劫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時獵者方生獲一熊。因置櫃中。如舊鎖之。時明皇方求極色。王以莫氏殊麗。即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惟舁一櫃入店。夜久腦膊有聲。店戶人怪之。啓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諠譁紛擾。監官懼逃匿。公自入倉視之。乃使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諠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八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諠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八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譁。眞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大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以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卽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訝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

徐曰。今夜誠寒。亭敞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幼年之擊甕。亦皆于倉卒中有變通之術。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速全軍以歸虜。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槓敗我。再遇夜縛槀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槓。旋知其非眞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卻。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盧來相追。及留旗幟于營。幷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略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槀人。羅列焜耀。蠻見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紹興中京東王寓新淦之濤泥寺。嘗燕客中夕散。主人醉臥。俄有盜羣入。執諸子及羣婢縛之。羣婢呼曰。

司庫鍮者藍姐也。藍卽應曰有。毋驚主人。付匙鍮。秉席上燭指引之。金銀酒器首飾盡數取去。主人醒方知。明發訴於縣。藍姐密謂主人曰。易捕也。羣盜皆衣白。妾秉燭時。盡以燭淚汚其背。當密令捕者以是驗。後果皆獲。

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賫勑。屬尙書周公忱如數辦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途。勑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處皮張積歲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卽發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大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紹興中虜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皆凍。虜籍冰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魚。冰不得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丘琥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琥心知其盜也。佯落簪舟底。而盡出其衣篋鋪設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童與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殺人于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丘公。人服其智。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公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珠崖之行。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鐳分俵關廂鋪店。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建炎初駕幸錢唐。而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鎮。時湯東野適爲守將。一日聞赦令當至。乃明受僞詔也。亟走白張公。張曰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急于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乃發庫錢示行賞之意。因屏僞赦而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讀之。散給金帛如郊賚時。人情乃定。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趍前舉以麾瓊曰。上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以白檜。檜卽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旣至。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價大昂。泉溢于市。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棹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于市中取茶棹一樣三百隻。糊青紅紙。朱塗之卽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于娼家取竹籠束之。頃刻而辦。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緘一簡送其友人李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皆來，取簡竊觀之，乃楊雄優于劉向論二章，驚喜攜去。方叔歸求簡不得，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放前作。方叔幾于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東坡失色。方叔竟下第，既出院，問其故，大恨惋。其母歎曰：蘇公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

淳熙中汪玉山起知貢舉，將就道，念一布衣友，以書約會于富陽蕭寺，密語之曰：程文冒子中用三古字以爲驗。玉山既知貢舉，搜卷果有用三古字者，徑置前列，及拆號，非其友也。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得就試，何敢漏泄。未幾以古字得舉者來謁，因問之，對曰：某來就試，假宿于富陽寺中，與寺僧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不葬。是夕夢女子謂某曰：此去頭場冒子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幸無忘朽骨。遂用其言，果叨前列。玉山驚歎。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陳遵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蜀人，皆非平生之雅。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士豪，以貲得官，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人使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

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胡舜涉欲爲檜父立祠。縣令高登堅不奉命。涉大怒。文致其罪。送獄備極慘毒。登不能堪。未數日舜涉忽殂。登獲免。又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人生禍福之不可預策如此。

胡澹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滋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由此遂晉用。

韓世忠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于廟廡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觀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庸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世忠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

謝良佐上蔡人。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上晏駕。哲宗卽位。嘗云。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

廖德明朱文公高第也。少時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乃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迓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爲簡之文公。文公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其

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德明官至正郎。

張永德陽曲人。初周大祖后柴氏本唐莊宗之嬪御。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數日有一人過其門。敝衣不蔽體。柴見而異之。曰。必嫁是即郭威也。柴資以金帛。使事智遠。授供奉官。將兵征淮南。過宋州。市人聚觀。有女子從羣衆中呼曰。此吾父。郭威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女曰。我已有夫矣。召視之。曰。汝何得有貴人爲婿。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永德也。未幾。威篡漢爲周大祖。除永德駙馬都尉。妻晉國公主。永德居睢陽時。比隣有書生臥疾療之。獲痊來謝。因辭去。曰。後當見淮上。周世宗用兵壽春。求德從之。見一僧乃昔書生也。謂永德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當保五十年富貴。時宋祖爲周點檢。永德問其年生於亥。見大宗問其年亦生於亥。永德皆傾身事之。宋祖即位。授武勝軍節度。大平興國中拜左衞上將軍。眞宗時封衞國公。

正統中祭酒以贓罷。西楊先生與古廉李先生對奕。因嘆祭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答云。不可謂無人。明日有旨。古廉爲祭酒。初古廉與陳敬宗在翰林。袁柳莊嘗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而古廉頗短小。聞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忠恕得士。聲望聳然。柳莊之術驗矣。

正德中錦衣指揮楊玉。坿逆瑾勢害人。瑾敗玉伏誅。家口沒入爲奴。有愛妾攜少女逃民間。得免。此女長甚美麗。妾鑒前禍。誓不婚。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蔭子納之。後寧庶人干紀。李坐寧黨被法。此女入浣衣局。噫。有數焉。無所逃已。

韓琦知泰州時。臥疾數日。忽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事英宗於藩邸。翼神宗以爲東宮。

曾崇範妻。凡許嫁其夫輒死。一夕夢曰。田頭有鹿迹。田尾有日炙。乃汝夫也。后嫁乃悟其夢。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溫州永嘉人。初閣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何如。或以豐美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眞而誤對耳。天順庚辰曹欽反。連捕其黨寧波馬益甚急。一星士馮益就逮亦棄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乃知人之禍福眞有命也。

賢奕編卷之三

仙釋

昔呂純陽受學于雲房鍾子。鍾子故爲諸幻景歷試之。呂不動。雲房子猶未卽授也。一日呂子涕泣請曰。弟子從先生遊三紀於茲。諸難備嘗矣。乃師竟秘不授。將某非其人耶。鍾子曰。余視子履似亦可語。顧功行未累也。呂曰。何修而功行乃累。鍾子曰。須金百萬。博濟於世始得。呂曰。弟子窶人。何從辦此。鍾子曰。毋余有丹藥在此。可化銅鐵爲金。卽百萬可立致。子第懷此博施人人。愼勿泄也。呂子喜。受丹藥戒行間復請曰。是金卒當變不。鍾子曰。須三千歲後還本質也。呂子曰。如此則誤三千歲後人矣。功行之謂何。吾寧不仙也。請辭。鍾子悅曰。善哉善哉。卽此一念萬年矣。長生久視。道在是也。呂子豁然悟。愕然懌已。蹶然起曰。師道易易若是。此人人可與能者。奈何難傳之。吾將廣師指普度世迷可乎。雲房子曰。可汝試爲之。於是呂子歷荊岳浮湘踰濟。悉以所得指授人人。計所度者無慮數千人。人咸喜得道。相矢終身依焉。呂子亟歸告成於師。師曰。誠如是。汝功偉矣。更試之若何。呂子乃始化身爲極貧苦狀。操瓢披衲而行乞於諸所度者之門。是數千人者。十去二三。已又化身爲橫遭仇誣械繫俘囚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十去六七。已已又化身爲重罹疾疢孽孽骨立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一旦去之盡。呂子失意悵然而歸。偃息河濱樹下。雲房子化身一叟過而訊之。呂子語以故。叟曰。吾非若等比。時老且衰。百念俱

灰。自矢可身相許矣。願依子終生可乎。呂喜晚得叟。卽許諾。負之渡河以歸。至河中悟。識其爲師。驚訝曰。噫師惟度我。我惟度師耶。

靜宇游大夫問于羅子曰。養生家守中之訣如何。羅子曰。否否。內典謂凡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蓋塞兩間彌六合矣。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大夫曰。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大夫曰。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耿先生聞之。蹙然歎賞曰。此玄宗正訣也。不獨伯陽皈心釋迦合掌。卽尼父復生。當首肯矣。爰識此以醒世之迷于玄修者。

誌公欲堅武帝心。請出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各置水滿器。令戴之周行于庭曰。水不溢貸爾死。于是作樂喧之。久之杯水如故。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不知樂也。求道亦當爾。馬祖曰。眞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迴三毒爲三昧。淨戒能迴六賊爲六神。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爲大智。

薛簡問曹谿六祖曰。願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曰。道無明暗。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小機。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在凡不減。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性相如如。名之爲道。

中丞盧航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

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大喝曰放下著。

莫尚書少虛。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南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娑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蚨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卻。問口不得。過在甚處。南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因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日。曰爲何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慶歷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爲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溫公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安自然。當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濟南監鎭宋保國出觀荊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是

非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予昔在歧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貿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慙。今荆公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耶。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因問曰。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韓侍郎宗古以書問晦堂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晦堂答曰。心外無剩法。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若定有習氣可治。譬如靈龜曳尾于途。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問曰。三教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孔子以中庸設教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源。頓命悟入。不亂于死生。此爲殊勝。印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丘也。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

子諸弟子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莊老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卽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証菩提。正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帝大悅。

有僧居嘗誦經不輟。其徒游方參悟。歸思度其師。一日指檻間蠅曰。咄。汝不向窗廓奮飛。而日日汩汩然鑽此故紙。安得出頭。其師乃有省。

昔有衲子持鉢來盱江。羅近溪遇之甚謹。居數年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尙慈悲。今別我去。願一言度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嗌出家人只這等。近溪子聆已。大會于心。頓首數十以謝。夫衲子所云只這等。是吾儒家所云不加不損處也。吾黨於此等處能是錯過。卽高者或在道理上支撐。下者惟在書册上見解。以此隨境流轉。著風動搖。而所謂不加不損者。成虛談已。彼異教家流。乃能於此當下理會識取。嘗之典午之祚。甘心偏安江左。而中原一片田土。反爲五胡占據。豈不悲哉。近溪子可謂禮失而求之野者。知言哉。

黎子雜釋曰。天地之氣。往者有盡。來者無窮。非往而來。來而往也。死者旣消。而生者不息。非死而生。生而死也。譬之水生於崑崙。而消於歸墟。消而復生。非由歸墟而還於崑崙也。夫夢時魂未離形。固未可與死論。而不散之氣。或偶然輳着生氣而再生。則朱子亦嘗有是言矣。

馬蠭臨曰。朱文公常言佛家偸得老子好處。后來道家只偸得佛家不好處。因是說而推究之。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淸淨。淸淨無爲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寂滅。蓋淸淨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淸淨無爲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于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叠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后來之道經。反從而依託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彌甚者。蓋瞿曇設教最久。屬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未備。故其爲書博大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于是就佛經腳根下竊其緒餘。作諸經懺。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蓋佛襲老之精微。泝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粗淺。（泝而下之其說愈粗愈淺）眞西山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常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舡。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怒形于色。師笑曰。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吹舡。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淸淨。烈焰成池。一念驚覺。舡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浸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浪語者。

朱子語錄曰。佛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黠者出。卻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

彙言云。回回教門。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天。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眞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

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甚不解。乃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蘇子瞻云。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蔕於心。眞卻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可也。

陸司寇論宋儒獨推無垢。謂其邃於禪宗云。按史述無垢在越作幕官。辭供給錢。在館進書。辭轉官。人訝爲好名。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卽便受賞。於心不安。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又惡人醫病。其惑甚矣。卽無垢此論。其學亦以本心爲則。聖學原如是也。抑聞無垢之言曰。人於倉卒患難中處事不亂。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曰。處事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卽此語觀之。無垢未嘗離事言心也。噫。如此談禪。吾於禪無間然矣。

楚侗耿先生曰。觀其作用處。便作兩截一語。此非伯子不能道。竊詳彼教大端以寂滅滅已處爲宗。若孔孟之教。惟以此不容已之仁根爲宗耳。試觀自古聖人所以開物成務。經世宰物。俾爾我見在受享于覆

載間種種作用。孰非此不容已之仁根爲之者。然卽此不容已之仁根。原自虛無中來。顧此虛無。何可以言詮。侈言之者。由有這見在也。着見便自是兩截矣。聖人第于不容已處立教。使人由之。不使知之。如宰我欲短喪。夫子第卽其不安處省之。墨氏貴薄葬。孟子第原其顙有泚處省之。至其所以不安處。所以有泚處。非不欲使知。不可加知也。余嘗觀楞嚴經中嘵嘵然于不可加知處。欲使人知。蓋猶窶人丐子。偶見富貴家服飾華靡。便爲張皇夸詡。若孔孟便只以爲家常茶飯。第令人朝夕饕飧耳。且今世之談虛無者。何曾能虛。能無深之傍見高談。淺之口足背馳。大都皆兩截也。程伯子之言。非今古同慨哉。

觀物

有蛇名高聽。常闖入巨蜂房中。盡收其毒。乃出伏道傍莽中。伺人過而螫之。已尾其人至于宅近處。緣樹末而竊聽之。聞其家有哭聲。詮其人旣斃。乃悠然去。否則憤憤。復集毒螫人如初。噫此蛇蓋夙生中惡業者。如所螫人。徼天之倖終無恙。日自集毒無已。毒厚寧不自斃哉。愚矣。

泉海有魚。乘潮入港。潮退不得出。土人呼聚百衆。持刀斧梯上魚背。恣意砍取其肉。數十百石。魚猶恬然如故。潮至復乘之去。此猶其小者。雷海有魚。海濱人望之。連亘若大行。自東徙西。直至半月乃休。其長奚啻千里。或曰。如此魚者。必大海乃有之。若井非不清潔也。味非不甘冽也。求三寸之魚不可得矣。

烏能反哺。世嘉其孝。稱慈烏云。乃上林烏尤有足嘉者。每若孚號。羣飛而集。秩然有序。晚復還棲上林。上林故禁地也。畢弋尠驚。託身之智。視丘隅之止益得矣。尤有異焉。閶闔一啓。千官集擁。烏翔而過其上者。

奚啻千萬。更不聞有遺穢點其冠服者。噫嘻。躬厚德者自無薄行。安忍輕點纔朝士哉。若別種喙尖而項白者。其聲躁厲。飛止人屋而號。俗傳爲報凶。但聞其聲。思揭竿而逐之矣。

海之渚有海鏡焉。其腹空洞無臟。唯中藏蟹子。小如黃豆。而螯其足。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海鏡亦飽。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臟腹。而海鏡立斃矣。彼其所爲斃者。以所假在外。不在內故也。水母者亦出海中。胚渾凝然。而絕無眼。常有數蝦寄蹲腹下。代爲之眼。蝦行而行。蝦止而止。一日波遽。蝦離而水母竟躓死泥沙。彼其所爲躓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已故也。

孔雀雄者毛尾金翠。性故妬。雖馴久見童男女着錦綺。必趁啄之。山棲時先擇處貯尾。然後置身。天雨尾濕。羅者且至。猶珍顧不復驚舉。卒爲所擒。又山鷩亦愛重其尾。終日映水自眩。輒溺。

宋開禧間。九江戍校王成見病騶收秣之。嘉定庚午。嗣寇李元礪犯龍泉。成出戰死。騶屹立不去。悲鳴屍側。寇將顧曰。良馬。取獻之。元礪弟喜曰。乘之復犯永新。騶識我軍旗幟。冒陣馳歸。勒控不能止。軍士識之。共擒乘騶者。躁而進。寇大敗遂敗。

晉大和中。廣陵楊生畜犬甚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臥草中。時野火起。乘風火烈。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坑水。狗走浸水中。還以身水灑生左右草令濕。火尋過。生醒方覺。又暗行墜空井中。狗呻吟徹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曰可出我。當厚報。曰以狗見與可也。乃出之。繫狗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龕生村民趙五家。犬生子方兩月。後隨母行。忽爲虎噬。五呼鄰里數壯夫持矛逐之。虎捷馳不可及。稚犬

奔噣虎尾虎帶之以走稚犬爲棘刺掛胃皮毛殆盡終不肯脫虎由此繫累稍遲追及斃刃下

唐明皇所教舞象祿山亂大宴胡酋出舞象紿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令之舞象皆努目不動祿山盡殺之昭宗有猴能隨班起居賜緋袍號孫供奉後朱全忠簒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徑趨上跳躍奮擊遂殺之

宋末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衞敬瑜衞溺水死玉京孀居有雙燕巢梁間一爲鷙鳥擊死一孤飛徘徊至秋止玉京臂儼如告別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玉京死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墳在東郭燕遂飛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

武平產猿隃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傳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于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卽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斃

宋濂曰新昌黃琛甫有牡犬爲邏卒所食棄骨屏處其子銜之瘞諸野予聞撫髀大息每舉諭諸人人輒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譙縣崖仲文畜犬會稽石和以丁奴易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犬齧和守仲文屍爪浮土掩之尋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母育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食之母候骨投地斂置一窟移葬於桑間日夕向桑嗥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無是事者過矣夫犬

能禦盜斷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然也又寓此二事乎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卒也銜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巾去大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

金陵閻右子蕩覆先業不勝逋責決意自盡一日市酒肴與妻永訣夫妻對泣不忍飲食遂相與縊焉家有貓哀鳴躑躅其肴在案不顧也數日不食死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中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有鷺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上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苟東矣則是日不東逐南北亦然

王夔齊公禩通判夔州時石和尚流刼入夔同知王受牒捕賊性險猾故託疾不敢出公忿忿面數之卽日勒民兵與賊戰公陷圍中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斷其喉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逃歸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家人盡售行李與馬爲資歸其喪王得馬不償直夜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芻豆不爲止自起視櫪馬驟前齧其項王仆地不省嘔日啒血數升死

成化間一富商寓京師齊化門寺中。僧見其挾有重貲。約衆徒先殺其二僕。遂殺商置坎中。而以二僕尸壓其上。俄有貴官游賞過寺。寺犬嗷嗷不已。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嗥。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白其事。盡捕僧置之法。

程伯淳遊山。山僧云。晏元獻南來。獼猴滿野。獻爲一絕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贏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

離阿含經有龜被野干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干怒而捨去。佛告諸比丘。當如龜藏六。自藏六根。魔不得便。

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誌公斑鳩偈曰。人道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

瀛之水上有二鳥。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終不易地。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鸕。奔走水上。不問水腐泥沙。必唼唼然必盡索之而後已。無一息少休。其名曰謾書。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謾書均度一日無饑色。視謾書加壯大。然則人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視二物爲何如哉。

警喻

昔有十家之隣。皆荒其百畝。日惟轉糴於市。以贍朝夕。隣家之農勸之曰。曷若力耕。可積而富乎。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曰。吾安得待秋而食。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一人惑其言。復棄

田而羅竟貧餒終身。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於是小試洲潯之間。所向莫不如意。遂以爲盡操舟之術。遽謝舟師。椎鼓徑進。亟犯大險。乃四顧膽落。墜漿失柁。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倖乎。

昔楚人有宿于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見其履在楚人足。而心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悔謝曰。請爲友如初。

梟逢鳴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雖東徙亦不免於人之惡也。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之。嘻局鎖固。盜賊喜用明者蔽。善敵者死。

東南有荊山之麝臍焉。荊山有逐麝者。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麝耶。

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

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刼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宗呆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于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櫓破颿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歟。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籠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器。大小具列焉。織草爲履。勾連相屬也。而置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與其父母祖先。一一數而罵之。已而謂其朋曰。盍少嘗之。愼毋多飲矣。相與取小器飲罵而去之。已而取差大者飲。又罵而去之。如是者數四。不勝其唇吻之甘也。遂大酣而忘其醉。醉則羣睨嬉笑。取草履着之。籠人追之。相蹈藉而就縛。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智矣。惡其爲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爲之也。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蟨。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蹷。前足鼠後足兔。前甘草必唷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于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

衞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坿驂無笞服。車至門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不免爲笑者。早晚之時失也。

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子泣而觸地曰。昔也往責于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明旦之市而醉。其眞子迎之。丈人望其眞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眞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眞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

蝮蠆音貢板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邛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蹟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在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

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惟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矣。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主人怒撻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麑稍大。忘己之麋也。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嗾其舌。三年麋出門。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

南岐在秦蜀山谷中。其水甘而不良。凡飲之者輒病癭。故其地之民無一人無癭者。及見外方人至。則羣小婦人聚觀而笑之曰。異哉人之頸也。焦而不吾類。外方人曰。爾之纍然凸出於頸者。癭病之也。不求善藥去爾病。反以吾頸爲焦耶。笑者曰。吾鄉之人皆然。焉用去乎哉。終莫知其爲醜。

獸有猱。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猱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猱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餘以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猱也。愛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猱。猱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挾瑟而倡者類之。於是乎寧獨一倡哉。

蘇文忠曰。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得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西隣母有好李。苦窺園者。設穽墻下。置糞穢其中。黠豎子呼類竊李。登垣陷穽間。穢及其衣領。猶仰首于其曹來來。此有佳李。其一人復墜。方發口。黠豎子遽掩其兩唇。呼來來。不已。俄一人又墜。二子相與詬病。黠豎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墜穽中。其笑我終無已時。嗟嗟不善者之妬善人類如此。彼惟恐善人之笑之也。而爲善者又奈何懷貪李之私。卒中於其所誘也哉。

昔人有先世之廬。稱穹廣焉。不幸罹罪。偕其妻孥幽於狖獄。厥子長育圜扉。罕覩天日。一日釋罪復其故居。厥子猶以圜扉爲家。日促毋以歸。毋曰。是乃家也。子終惙惑。已而其父証之。然後肯信。又有富人子自童亡外。既長行乞過家而不識也。其父識引之。子復家。授以帑藏。退不敢當。已而其祖證之。然後肯從。若此者彼豈不欲有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哉。彼固無以奪習見之先入也。況夫理者。非可以形體求而証佐定也。又惡能回是非于先入哉。故難言也。

隋田楊與鄭法士俱以能畫名。法士自知藝不如楊也。乃從楊求畫本。楊不告之。一日引法士至朝堂。指以宮闕衣冠人馬車乘曰。此吾畫本也。子知之乎。由是法士悟而藝進。唐韓幹以貌馬名入供奉。明皇詔令從陳閎受畫法。幹因奏臣自有師。陛下內廐飛黃照夜五方之乘。皆臣師也。帝然之。其後幹畫遂果踰閎。若田幹二子。可謂能求其眞者也。彼以似求似者。則益遠矣。今之學者。雖曰求聖人之經。固已非其眞。乃舍經而專求訓詁。則又求似其似之者矣。不尤遠乎。

翻俗多賈。有士人父壯時賈秦隴間。去三十餘載矣。獨影堂畫像存焉。一日父歸。其子疑之。潛以畫像比

擬無一肖。拒曰。吾父像肥皙。今瘠黧。像寬鬚。今髯多鬚皤。乃至冠裳履綦一何殊也。母出亦曰嘻。果遠矣。已而其父與其母亟話疇昔。及當時畫史姓名。繪像顛末。乃愜然阿曰。是吾夫也。子於是乎禮而父焉。夫父天下莫戚者也。乃一泥於繪像。致有妻子之疑。彼儒者獨不知經史亦帝王聖賢之繪像也。顓泥經史而忘求聖人之心。是卽所謂泥繪像而拒眞父者也。

濟南郡方山之南有明鏡石焉。方三丈餘也。山魅行狀。了了然著鏡中。莫之遁。至南燕時。山魅惡其照也。而漆之。俾弗明。自鏡石漆而山魅晝熾。人足掃矣。夫人莫不有鏡。能照魑魅。魑魅隱不皇矣。皇害人哉。雖然吾見今之人有自漆其鏡以悅魑魅者矣。其不爲魑魅怖伏者誰。夫昔宋顏延年嬖其妾且畏之。妾一日撲跌。延年幾斃。妾死。延年反哭之慟。已而恍見其妾出于屏間。驚怖遂卒。然則魑魅夫人自爲之也。

僖宗吟曰。紇乾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固以外逼強藩。內窘家奴。欲棄萬乘爲齊民而不可得。讀之彌足悲焉。昔王守澄教其黨曰。無令人主近賢士親詩書。則吾儕可以得志。嘗試辟之。斯語也。固亦所謂貝母藥耶。昔江左有病人面疽者。試以百藥。莫不掀唇嘗之。至貝母閉口不欲納。病者喜曰。此藥治矣。因以葦筒灌之。數日遂愈。故治病者當求病之所忌。賢士詩書。閹寺忌之久矣。人主治閹寺。唯親賢講學夙夜驚於知人安民。勿遑其他。寺人賚功唯貨。無惟名器。唯恩無惟事權。亂不假刊也。是曰上策。

以術取資于世者。諸不可苟。而醫爲甚。業此術者。須精脈理。辨地宜。審歲運。而本之恆心始得。維學亦然。今世談學者多崇佛蔑孔。曷亦審諦其脈耶。惟吾孔氏之學。其脈曰仁。仁也者。吾人之生理也。探之無朕。

遷之無垠。猶脉之於人也。形無可見。而人之所以病不病。病之所以痊弗痊。實驗於此。故曰切脉可以體仁。今以學自命者。舍此根心之不容已者。猥云尋之了不可得者。爲向上第一機。豈不悖哉。何謂辨地宜。往見談學于伊洛者。多詆支遠之玄詮爲邪哆。談學於江左者。則視程朱之緒言若詬詈。毋亦囿於風氣然爾。醫家者言東南地下。其病多濕與寒。治法宜散以温。西北地高。其病多熱與燥。治法宜清而潤。蓋五方風氣異宜。故同病亦異治也。今柄學者。須操何術使兩地無偏安邊見病耶。又歲序攸司。五行迭運。工于醫者必審此而節宣調燮之功。乃可奏也。惟民疾三。今不古若。尼父嘆之矣。矧世愈趨狂之疾不直蕩而已。裂維蹈淫者有之。衿之疾不直忿戾而已。戕人螫物者有之。愚之疾不直詐而已。譸張俶詭不可方物者有之。猶人之病爲糊爲顛爲迷罔已。抑豈氣運到今應有此耶。尼父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夫醫且不可無恆。而況以學自命者乎。吁彼蔽此恆性。視人之邪慝爲無關。是自私其學而棄天下後世。大罪也。彼離此恆性。而別操無上之妙道以號於世。是誣枉其學以殺天下後世。其罪爲尤大矣。

今夫水之爲水。其狀萬億。或見以湛然而清者爲水。彼混然而潦者亦水也。悠然而平者爲水。彼駛然而逝者亦水也。淵然而止者爲水。彼瀠洄而滔天者亦水也。其洄洑湍激。或爲聚沫。或爲流澌。或爲凝冰。或爲瀑練。異態殊狀。莫可勝窮。亦皆水也。或藉之滋禾稼。通舟楫。興寶藏。殖貨財。固水也。或至於懷山襄陵。圮城潰垣。夷墳漂舍。故亦水也。性之萬殊。亦若是已。彼執一以論性。固非知性者也。若或病此性之難明也。而欲斷緣息念。絕應離倫。以求性之見。譬則湮江塹河。而欲塞水之流。不可能也。又或病此性之難制

也。而欲猱情刻意。矯強徵窒之求性之定。譬則高防固隄。以制水之橫。卽能之不可常也。近論性者。多執見以論性。而漫謂一切皆是。譬則據所見皆水。謂無非水者。任其漂蕩橫流。氾濫中國。卽犯害民物而不爲之所。是古聖人所大不忍也。昔聖人審水之所是來。而究其水之所由歸。疏鑿決排。一舉而導之海。蓋聖人知水雖萬狀異態。而水之性則就下也。以海爲壑而已。是故行所無事。而亦未嘗忘所事也。夫天下固無絕流之水。然觀洚水之橫流而警予者。古聖人不容已。天下無離欲之性。乃墮欲境而滅天理。聖人寧能安乎哉。聖人審人性之本諸天者原自不容已。雖其發見萬有不齊。而性之所止。止于至善而已。彼其所以章軌眞教。敦典崇禮。敷政明刑。其術萬方。無非使人同歸于善而已。

應諧

一里尹管解罪僧赴戍。僧故黠。中道夜酒里尹致沉醉鼾睡。已取刀髡其首。改紲已縲反紲尹項而逸。淩晨里尹寤。求僧不得。自摩其首髡。又縲在項。則大詫驚曰。僧故在是。我今何在耶。夫人具形宇內。罔罔然不識眞我者。豈獨里尹乎。

昔人有觀雁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舒雁烹。宜翔雁燔。宜競鬬而訟于社伯。社伯請剖雁烹燔半焉。已而索雁。則淩空遠矣。今世儒爭異同。何以異是。

商季子篤好玄。挾貲遊四方。但遇黃冠士。輒下拜求焉。偶一猾覬取其貲。紿曰。吾得道者。若第從吾遊。吾將授若。商季子誠之。遂從之遊。猾時時伺便未得。而季子故時趣授道。一日至江濟。猾度可乘。因紿曰。道

在是矣道在是矣曰何在曰在舟橋杪若自升求之其人置貲囊檣下遽援檣而升猶自下抵掌連呼趣之曰升曰升至杪尤趣曰升季子升無可升忽大悟此理只在實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抱檣歡叫曰得矣得矣猶挈貲疾走季子既下猶歡躍不已觀者曰咄癡哉彼猶也挈若貲去已季子曰否否吾師乎吾師乎此亦以教我也

有盲子道涸溪橋上失墜兩手攀橋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墮深淵已過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卽實地也盲子不信握橋長號久之力憊失手墜地乃自哂曰嘻蚤知卽實地何久自苦耶夫大道甚夷沉空守寂執一隅以自矜嚴者視此省哉

昔人有獶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怒曰妻子內我者而胡難我乃自引手一搔而獶絕何則獶者人之所自知也自知而搔寧弗中乎

兩人相詬於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沒天理乙曰你沒天理陽明先生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兩人諄諄然講學也門人曰詬也焉爲學曰汝不聞乎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求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有牧豎子敝衣蓬跣日驅牛羊牧岡塊間時時扼嗌而歌意自適也而牧職亦舉一日拾遺金一鋌納衣領中自是歌聲漸歇牛羊亦時散逸不擾矣又燕市一瞽子傭爲人作麪且磨且羅中夜作苦浩歌自如一夕主妻感慨蹴主公謂曰阿公徼天顧饒於貲視瞽奚若乃終生營營反不逮渠之適何也主人曰唯

唯。吾第試之。翊日瞽請發廩取麥。主人故置金錢麥中。時從旁伺之。瞽傾麥磨上。忽聞鏗然聲。手探拾之。以爲遺也。懷之。踧踖色動。凝宁躊躇。竊四聽無人聲。乃瘞之牀下。時作時往臨之。自是歌輟。作亦不力。主乘間發取其金。瞽不知也。踰時瞽辭主人欲去。主人佯許之。瀕行。卽地取金。亡矣。窅然自喪。乃復踧踖求復爲傭云。

汝有田舍翁。家貲殷盛。而累世不識之無。一歲聘楚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搦管臨朱。書一畫訓曰一字。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其子輒欣欣然投筆歸告其父曰。兒得矣。兒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館穀也。請謝去。其父喜從之。具幣謝遣楚士。踰時其父擬徵召嫗友萬氏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字夥矣。奈何姓萬。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畫也。初機士偶一解。而卽詘詘自矜有得。殆類是已。

齊奄家畜一猫。自奇之。號于人曰虎猫。客說之曰。虎誠猛。不如龍之神也。請更名曰龍猫。又客說之曰。龍固神於虎也。龍升天須浮雲。雲其尚于龍乎。不如名曰雲。又客說之曰。雲靄蔽天。風倏散之。雲固不敵風也。請更名曰風。又客說之曰。大風颺起。維屏以墻。斯足蔽矣。風其如墻何。名之曰墻猫可。又客說之曰。維墻雖固。維鼠穴之。墻斯圮矣。墻又如鼠何。卽名曰鼠猫可也。東里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猫也。猫卽猫耳。胡爲自失本眞哉。

張詡子繕一榻麗。以在臥內。人未由見也。故托疾臥榻上。致嫗友省問觀之。其嫗尤揚子者新製一襪。亦

欲章示其人。故搴裳交足加膝而坐已。問曰。君何疾。張詡子覩尤揚子狀若是。相視而笑曰。吾病亦若病也。

粵令性悅諛。每布一政。羣下交口讚譽。令乃驩。一隸欲阿其意。故從旁與人偶語曰。凡居民上者。類喜人諛。惟阿主不然。視人譽箋如耳。其令耳之亟招隸前。撫膺高蹈。嘉賞不已。曰嘻。知余心者惟汝良隸哉。自是暱之有加。

吳中一老。故微而窶。初弄蛇爲生。其長子行乞。次釣蛙。季謳採蓮歌以丐食。晚致富厚。一日其老聚族謀曰。吾起家側微。今幸饒於貲。須更業習文學。方可振家聲也。於是延塾師館督。令三子受業。踰年塾師時時譽諸子業日益。其老乃具燕集賓。延名儒試之。名儒至。則試以偶語。初試季子云。紛紛柳絮飛。季對曰。哩哩蓮花落。繼試仲子云。紅杏枝頭飛粉蝶。仲對云。綠楊樹下釣青蛙。試長子云。九重殿上排兩班文武官員。長對曰。十字街頭叫幾聲衣食父母。其老竊聆之詫曰。阿曹云云。猶舊時所弄蛇也。吁夫囿于習而欲湔之者難矣。

燕人育二女。皆嬝慤。一日媒氏來約婚。父戒二女曰。愼箝口勿語。語則人汝棄矣。二女唯唯。既媒氏至。坐中忽火爇姊裳。其妹期期曰。姊而裳火矣。姊目攝妹亦期期言曰。父屬汝勿言。胡又言耶。二女之吃卒未掩。媒氏謝去。

于嘽子與友連床圍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于火甚熾。于嘽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詞

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諗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當謹奉教。于嘽子復謙讓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時火燃君家也。友起視之。則燬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于嘽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沈屯子偕友入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柳州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蹙然踊嘆不已。友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相羊垌外。以紓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衢上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不得計。至巫巫曰。稽宴藉若來。世當輪迴爲女人。所適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憂。病轉劇。媚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圍解。負竹者抵家。又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夫世之多憂以自戕者。類此也夫。

一偷兒點甚。終生行竊。無犯。垂老。子慮其術終於其身。日懇傳焉。父曰。吾何傳。爲之即是。子一夕乘間入富室臥內。有大櫃偶未鐍。預隱其中。計伺主人寐則竊藏出也。乃主人方寢而憶鐍其櫃。不得出。中夜徬徨。夜闌益棘。不得計。故彈指作鼠齧聲。主人寤聞之。慮鼠齧衣籍。亟起發鐍逐鼠。偷兒子躍出逸歸。對其父曰。父奈何秘不兒傳。幾瀕死所矣。籍第令計不出。是奈何。父曰。即此是矣。吾又何傳。故善教者。道而弗牽。開而弗達。使人繼其志可爾。

漢村三老。皆款啓寡聞之甿也。終生未履城市。甲老偶經一過。歸向二老夸所覩聞。二老歆動。約春糧往

遊行間甲老顧謂丙老曰至彼愼勿妄語取市子姍笑須聆吾指比至郭忽聞鍾聲乙老詫曰此何物叫號如是甲老曰此鍾鳴也丙老曰而我抵舍當市鍾肉啖之甲老曰嘻誤矣鍾乃搏泥爲質而火煅成者安可啖耶甲老蓋偶見範鍾之具而未實見鍾云夫竊膚末之見而輒嘵嘵然欲以開示人將率天下而瞽也

中和里僻陋也居民多老死不見官府相傳里中有三駿云其一赴縣應里役晨起族長趣偵令出視事未時令方釋團領袍服褡褳據案而坐駿子從門屏遙覷一過忙忙歸報族長曰官人未出惟夫人坐堂上耳族長嘵曰豈有是哉駿子曰吾覩坐堂上者上服綠披袂而下紅裙非夫人誰耶蓋遙瞻案惟爲女裙而因以褡褳爲披袂也其一爲郡吏長吏令入署承篆駿吏直入守臥內守夫人方在沐駿吏啓戶搖手屬夫人授篆夫人大驚走避使人白守守怒朴之駿吏赴拊其髀恚曰是何人家卽犬無一吠者耶其一直郡筦庫郡守退食駿子從旁睨之出大詫語其兄曰原來官人喫飯亦與凡人同也兄呵之曰咄官人非人耶君子曰人苟知日用飲食卽道也聖凡何殊焉彼視聖賢大高其不爲中和里民者鮮矣

西吳族世豐於財不事詩書其母有弟補博士弟子員衣青衿來謁母大詫曰而何服此衣服哉嗟而貧縗不足於藍故綴以青歟奈何不溉我取足耶蓋不識青矜爲時制服也

某友素厲清眞薄滋味而性嗜豕臟羹新市屠豕者多不潔友徵召客飲市豕臟作羹且戒庖丁令弗過滌失其眞味羹既熟臊氣觸鼻不可邇嗅友先自嘗嘖嘖歎賞曰有味哉有味哉客以友爲大方信其知

味。附和羨賞而勢穢。座中間有出而殺者。吁世學者穢德滋彰。猥稱至道。視此省哉。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嘗買別墅。其中有池亭假山。皆大湖怪石。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酌池上。酒酣。大痴曰。翁費直幾何。曰費千金。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主人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孫子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

潁川姚尚書神道碑。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之一鑱墓表。畏州守難之。懇祈百端。州守曰。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便割三分之二無不可。侍郎喜過望。或問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猶能中分耳。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並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當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人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大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姑蘇鄢天澤者。略涉書。好摘人詩文句字供姍笑。偶讀瞿文懿王立沼上義詩曰。沼固惠王地也。彼何得言所得非其地。已誦詩至流鶯啼到無聲處。即又曰。啼則有聲。何謂無聲。諸所戲侮聖言多類是。一日獨坐。有青衣二人捽之去。至一所。殿宇莊嚴。天澤跽階下。遙見柱帖云。日月閣羅殿。風霜業鏡臺。始知已死。

王問天澤知過否。因引業鏡照之。具得其罪狀。王復命青衣引天澤還陽世道其事。比出門。天澤輒又謂青衣曰。屬見殿柱帖。政自不佳。何獨閻羅殿偏有日月乎。青衣者怒曰。女尚敢爾爾。扶之俄遽然醒。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熟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蝘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蝘卽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見相。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爲一笑。

劉壯輿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荊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荊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蜀先主嘗因旱檢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並禁月明。

唐僖宗頗工衆藝。於音律彈博蹴踘鬬雞無不精妙。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擧毬進士擧。

須爲狀元。野猪對曰。英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

劉貢父初入館。乘一騾馬而出。或言此豈公所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奮奔踶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我初幸館閣之除。俸入檢薄。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揜言者之口耳。

吳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據援精博。蔡京爲進呈。持免過省。以爲舉字說之勸。及作相。請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爲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

趙子固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禊帖。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霅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僕被。皆淪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

王忠肅公翊素不喜諧謔。間有之。亦若寓規警者然。一日見一大臣目送美姝。復回顧之。忠肅云。此人甚有力。大臣曰。先生何以知之。應云。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

貧家無澗藁鴈。與其露足寧且露手。佯謂人曰。君觀吾儕有須臾離筆研者乎。至於困睡。指猶似筆也。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母夜何所蓋。輒答云蓋鴈。嫌其大陋。撻而戒之曰。后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出見客。而鴈草挂鬚上。兒從后呼曰。且除面上被。所謂作僞日拙者乎。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吾上。艾人俯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爭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此極可爲淺學爭辨者之喻。堪輿朱者。卜兆執泥天星山川形勢弗論也。自卜一兆葬其親。謂於天星叫吉。後當興盛。既葬而妻殞子殤。或說之朱曰。是故然。據圖讖此兆先凶後吉。拚亡七命乃發也。朱不思身並所屬葷葷六人耳。兆後卽吉。庇蔭者疇其當之。朱氏今竟殲云。

新市齊有瞽者。性躁急。行乞衢中。人弗避道。輒忿罵曰。汝眼瞎耶。市人以其瞽多不較。嗣有梁瞽者。性尤戾。亦行乞衢中。遘之相觸而躓。梁瞽故不知彼亦瞽也。乃起亦忿罵曰。汝眼亦瞎耶。兩瞽鬨然相詬。市子姍笑噫。以迷導迷詰難無已者。何以異於是。

賢奕編卷之四

志怪

黨氏女韓城縣芝川人先是有王蘭者舍於芝川蘭如賓家如賓殺之匿其錢數百萬其年生一男美而慧名玉童比長輕裘肥馬恣其出入玉童忽暴卒父母哀之雖喪畢每忌日飯僧施財自是稍稍致貧如舊有僧求食於黨氏一女子應門曰母兄皆出不得具饌此去數里有蘭氏者亡子忌日方當飯僧盍往焉其亡子卽我之前身耳僧大異之問其所以不對而入僧於是造蘭氏謂曰主人念亡子若此要見其今身乎如賓大驚乃問之僧具以告如賓遽適黨氏女不肯出父母曰必不見則何辭女曰第告之云其子身存及沒多岐所耗王蘭之財盡未聞此必不求矣父母以告如賓無言而退既出父母問其故女曰兒前身王蘭也爲如賓所殺訴上帝願爲子以耗之故耗之且盡而死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尋陽女嫁大賈任華父昇與華之潭州不復妙寂忽夢父泣謂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殺爾夫者禾中走一日夫有李公佐者能辨隱語謂妙寂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猴申生也車去兩頭故是申字門東草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一日夫蓋春字耳妙寂乃易服泛傭江湖之間聞有申村村中有申蘭兄弟默往求傭年餘無知其非丈夫者二盜飲醉妙寂奔告有司獲之詞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竟從釋教云

嘉靖中。泗州蔣成者屠沽於鴨嘴湖。有孤客以竹荷包袱飲其店。成中夜酒之。沉於湖。匿其金。因而致富。既十餘年。逢端午。置酒會隣友。成於座中忽舉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吊忠魂。屬諸客對一人號古澗者。先夕夢中有人教云。明當還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叮嚀曰。能言之。管取獲利。古澗以爲神。卽以是答之。成駭然失色。席散獨留古澗。以二十金滅口。古澗亦不求其實。喜而歸語其妻。妻曰。此冤鬼假子以雪之。不言將有禍。古澗首之州。及至官。成遂服辜。取客屍於湖如生。

杜陵韋元方外兄裘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卒于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于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憩。逢武吏躍馬而來。乃裘璞也。驚喜拜曰。兄去人間。復效武職。何從吏之赴赴焉。裘曰。吾爲陰官。職轄武士。故武飾耳。元方曰。何官。曰隴右三川掠剩使。職司人剩財而掠之。韋曰。何謂剩財。裘曰。數外之財。卽謂之剩。故掠之。曰安知其剩而掠之。裘曰。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況財寶乎。陰司所籍。其數有限。獲而踰籍。陰吏狀來。乃掠之。或令虛耗。或罹橫事。爾言畢不見。

岳州刺史李公倰。與元中舉進士。連不中第。次年有故人國子祭酒通春官包結者。拔成之。牓前一日。例以名問執政。初五更倰將候祭酒。至門未開。立馬門首。傍有一吏。若外郡之公差。坐于其側。俄附倰耳曰。某乃冥吏之送進士名者。因出示倰。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研二十餘年。今復無名。奈何。曰。君成名在一年之外。今欲求之。亦非難。但于本祿耗半。且多屯剝。倰曰。名得足矣。客曰。于此取同姓者去其名。易君名可耳。復援倰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公夷簡名。欲揩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

温名。客曰可矣。倰乃揩去温字注倰字。客遽卷而行。明日春官懷其牓將赴中書祭酒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迫于大權。難副高命。祭酒曰。平生交契。今日絕矣。春官遽曰。見責如此。寧得罪于權右耳。請尋牓揩名塡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揩之。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揩其下李温曰可矣。及牓出。倰字果在已前所揩處。然倰策仕之後。追敕貶降不歇于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幾卒。

永新水窟劉先生。宋末將赴省試。夜忽見天若有崩裂狀。歎曰。天下事不可爲矣。遂反歸。道遇神卒。挾一策。問所如往。卒曰。吾奉上帝命。攝諸應死者。出手册示之。册首卽先生名。下註三刀下死。神卒曰。吾視若爲善士。爲若改下爲不。遂去無迹。先生自是避山中。一日出往邑城。遇元兵猝至。死者狼藉道路。先生乃伏匿亂屍中。被賊斬三刀。幸未斷脛。得善藥越夕始蘇。人咸謂天活焉。

代國公郭元振。下第夜行失道。遠望燈火往投之。既入門。聞東閣有女子哭聲。公問之曰。此有烏將軍者。每歲求婦。今父母以妾應選云。公曰。必救之。未幾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既而將軍入。公曰。聞今夕嘉禮。願爲小相。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思取囊中利刀刺之。乃曰。某有少許鹿腊。得自御廚。願以獻。將軍大悅。公乃取鹿腊削之。將軍引手取。公捉其腕斷之。失聲走視之。乃猪蹄也。天方曙。令人執弓矢刀鎗循血行入大穴中。因圍而火之。一大猪突煙走出。斃于園中。鄉人共相慶。女辭其父母。泣拜從公。公多歧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皆任大官。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未幾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

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諸親滿側。唯語不得。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敍前生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卽進士顧非熊。

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成化時兩廣流賊掠郡縣。吉與知縣王麒等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于陣。初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家人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憾。但余文所餘官銀。已付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汚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汚我言畢。仆地漸甦。

附錄

閒鈔上

崔銑曰。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曰匿。二曰譽。三曰便。夫不事事。則中之眞僞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事常取忽。非譽乎。玄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縱由己。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主忠信而已矣。

夏蔡威公閉門而哭。傍隣窺牆而問曰。子何故哭泣而至於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矣。吾數諫吾君。君不用。於是窺牆者聞其言。舉宗而去之于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見威公縛在廣中。問

曰若何以至於此曰吾何以不至于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亦何以不至于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

劉元城常曰金陵亦非常人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與司馬公同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所以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長凡人有善有惡若不稱其善併以爲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其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術乖僻用之將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其人素有德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舉凡言之不出于毀者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愼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

宋仁宗時有張吳二士者負縱橫才不事干謁而規禮聘嘗作詩有踏破賀蘭掃清西海之句韓范守邊咸狂視之異時二士刻詩石上洒泣過市二帥竟弗之省二士無所適遂亡走西夏易名張元吳昊觸夏主諱聳其聽聞夏國收爲謀主勢日強大關右震懼遂不可制韓公時爲四路招討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提匕首入臥曰某西夏張相公遣取相公頭不忍加刃第取金帶去蓋宋君臣之用人狹矣出胡子衡齋

蕭曹之爲治也猶良醫用藥然蓋何時如重病方甦參時如初起節宜次第當如是耳諸呂之際諸公注

措如用兵王陵其堂堂之陣也平勃其按伏出奇者乎事異而功同也曰留侯何如曰此當別論無留侯無漢矣其善用醫而善將將者歟無染而識超者也夫諸人俱非儒生學士者流觀留侯授書老人懿侯館賓蓋公而戶牖之門多長者似亦各有師承耶若鄭侯之所以能全名令終若此者實多鮑生召平與客之計卽戶牖多算而交結絳侯又自陸賈啓之信夫用人則裕而足己自用者拙哉

儒生家類誚安石圍棋賭墅若不事事忘國戚者又多卽拆屐事證其矯情云是迂腐之談也方堅之重兵壓境也江左時惟倚安爲重耳安如忡忡惶惑則衆心搖衆心搖則天下事去矣安石此一局卽決勝千里妙算也後國家了此大事乃欲不喜非情哉

易曰拔茅連茹有咮哉一婁貞公相則梁公進矣梁公用而五龍諸儁由此彙進焉世稱芘唐桃李爲梁公植之而不知婁貞公其尤布種者耶乃其功則遠矣賢如梁公尚隱其德不知深乎深乎世儒或誚其與弟訣語若娓娓苟容然者夫貞公所值何時哉且兄弟俱被寵榮矣夷明用晦履盛能降智矣哉

子夏有言事君能致其身夫曰致身致身云者無論不愛生與榮利卽慕節義之名而致身者此致之未純者哉蓋猶有躬之故矣乃梁公不羞女主寧受屈辱濱於危殆而不悔此誠能致其身者非耶或曰假使公不免於俊臣之獄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噫社稷之臣身已不有欲白何爲

有無功之功有不爲之爲以盧懷慎之才較之姚崇誠當袖手然每事輒推之殆庶幾乎古和衷之誼哉假令盧公之才與姚相埒而日相角天下事又不知何如矣亦觀其疾時所屬璟輩語與所引拔其中了

了。若此者。豈眞伴食者耶。書云。斷斷無技。此亦近似者非歟。

歐陽子謂陽城爲諫議七年止廷論陸贄及沮延齡相方兩事。謂德宗時多事。豈無急於此者。余謂不然。夫天下事又孰有急於黜陟相臣者哉。德宗時天下事固多。有一宣公在。已勤勤懇懇於章奏矣。城之默默有以也。彼逐聲傍吻。賈譽取名。不識其微。不圖其大。賢如城者。或恥爲耶。

夷簡雖有崖谷多疵類。要非齷齪不任事者。天聖明道間倚公力多矣。聖功謂有宰相才。誠才哉。君子多過其擯仲淹諸賢。與附廢郭后議。此誠無以解於人。人乃卽公後能奬拔仲淹。頓忘舊卻。此在庸常人亦難矣。至於附帝廢后事。此猶有說。未可與滯域中之見者道也。夫以臣子視郭后。后固天下母。由仁宗視之。郭后婦道也。亦臣道也。忿爭至批上頤。顧可勳歟。余詳仁宗於后。方寵盛非緣愛弛。考后終始。蓋最警敏人也。此一容忍。非堅冰之漸乎。武韋可鑒矣。仁宗故仁柔主。此其剛克處也。而謂爲盛德累非矣。夫一介士。尙可以叱狗蒸梨。故出其妻。而況天子邪。時論者。謂許公不當順父出母。如爾則伯魚子思有遺議矣。仁宗謂公獨忘身殉國。夫有所試也。史中多摘公瑕。或亦以此故而蔽罪之。與公此等處。亦難向人陳道矣。

世君子談道者。類高韓范富諸名公之品。而惜其未知學云。以愚臆見殊不然。宋之名相似多知學。顧其得有淺深高下。其功業亦以是爲差矣。夫君實以誠爲盡心行已之要。且曰。自不妄語始。蓋所謂主忠信者也。顧其悟處未徹耳。堯夫謂其人已到九分。誠不虛晦叔之學。以治心養性爲本。歐陽子稱其淸淨寡

欲有古君子風所養可知矣是無論已卽呂聖功之淸淨李太初之冲雅王孝先之沉毅其學所入雖不同固各有所得非鹵鹵莽莽直任性資傍名誼爲者也范希文筮仕初若尙矯勵未融然卽能識孫明復于貧窶時又識張子厚於儻蕩時可謂具隻眼矣且中庸篇時尙未經諸儒表章而公卽以此授子厚非自有所見然耶富彥國初抗直不撓其英氣如出礦之金乃晚年酷嗜內典深究性命之旨所謂禮失求野者歟觀其入相時言論注措所得非淺淺者矣若韓稚圭余詳其行事想見其人卽願執鞭猶恐其不我欲也嘗玩其喜雨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卻斂神功寂若無其于學也深乎深乎世儒竟未有以知道歸公者豈公唯以身發揮不效世儒騰口吻耶就歐陽永叔世都目爲文章家余讀其文非苟作者似亦有所見矣以上八條出碩輔寶鑑

胡子曰周制閹人領于冢宰止供掃除無假名器矧曰兵權唯漢和唐玄古今至愚乃首假以權貽禍至毒天地爲之倒列日月爲之以晦冥身殲國亡室闈不保千載有餘悲焉然則爲人主者尙無以權假刑人至喉癰不剪浸成古今悲噓而卒無捄也於乎愼哉其惟明辟

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夫任人者匪直佚也人衆必周而不漏也任力者匪直勞也力寡必偏而不咸也任人者匪直不漏彼蒙任者可以使不肖者肖也任力者匪直不咸彼不蒙任者且將使能者不能也此古今常試之驗也

祭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大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東

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爲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飲終身未嘗至醉

陶士行每飲酒有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洪源勸更少進士行悽然曰年少時嘗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蓄婢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是處女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母后見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因勑國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女奴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于庭文節詢其所自國封具以告從容謂夫人曰令二姬孟一老翁甚無謂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奏遽召宅老呼二婢父兄對之折券幷衣著首飾與之俾爲嫁貲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豐城侯李公隆居守於先生最所敬重過其第必留宴宴或以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目之常以拇指掐中指自持翊日睨其指甲痕猶在蓋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此其所以模範多士云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練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識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尙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幷白金授之。封識宛然。又公嘗得一宅基。堪輿家相之曰。此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卽捐其基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今世治黃白風水家言者。卽名賢哲士。無不入其說。觀此二事。世尙有足以繫公之念者乎。

楊尙書公致仕歸。長安舊居爲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林司寇公俊嘗過吳門。訪二泉邵公寶于里第。及門見邵公經始建坊。大詫曰。盛德如公亦效世俗子營此耶。邵公曰。公學科第雲仍。此故可省。某門第初起。立如制表宅里。似亦非過也。林公終不謂然。由此以

觀。前輩名公以建坊爲詬矣。嘗謂人苟修德。即華門蓬戶。後世仁賢且過而式之。德苟不類。即今市童甿豎多相指詬詬之矣。然則坊表之建。不爲搢惡之具耶。而士紳以此煩擾有司。其識何卑卑也。

鶴林玉露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木生於山。粟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爲遊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仇讐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之也。若如璞之說。璞既精於風水矣。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而後世方且信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貴於唐而賤於今耶。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編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司馬溫公曰。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相山川岡龍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

夫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命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福利耶昔者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大尉公而下始有棺槨大尉公將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世子孫葬必以時知葬書之不足信云

王先生鏊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則莫若復內朝之法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大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則內朝之遺制乎洪武永樂以來常奏對便殿今內朝無復臨御常朝之后人臣無復進見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矣夫外朝以正上下之分內朝以通遠近之情大

臣或三日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矣司馬王公瓊曰國初乘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恆產然當是時官皆畏法不敢虐下故建衞徙軍多安其役自後日漸承平流罪者悉改充戍故人有懷土之思不能固守其新業於是乎逃亡者十常八九而清勾之令遂不勝其煩擾矣以軍伍消耗爲憂者務嚴其法然法益嚴而民益擾終不能使之安其業而不逃此非法之不善勢不能也蓋民貧不自愛始輕犯法又遠徙爲軍亦必不能自存所至逃逸者其勢則然耳至於遠年故絕軍戶必使有以繼之則其爲害滋甚又惡乎其可乎故今清軍之法當以寬爲主庶幾閭閻少得休息耳況兵貴乎精而按籍勾補者率多老弱疲羸糧餉費而無用是二者之事理又有不相當也然變通之道宜何如亦曰募其土著之精銳者撫而用之則兵亦不患其不足矣

閒鈔下

國初科舉第一場問四書疑一道五經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猶循元制也洪武甲子鄉試乙丑會試初爲小錄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籍貫經籍而已其錄前後雖有序然猶未錄士子之文以爲程式也次科戊辰加刻程文自後永爲定式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列銜或多隨時不一永樂以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矣然永樂中各省鄉試猶有儒士主考品官同考者其序文亦不拘篇數景泰中序文禁稱公考官正用實授教官序爲前後二篇以兩

京爲法也。然兩京序文稱臣。獨與會試同云。按初場例出四書義三道。正統元年會試。出大學論語中庸。而不及孟子。成化元年順天府鄉試。出論語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大學中庸。其後定大學中庸內量出一道。論語孟子各出一道。遂爲例。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之以滅誤。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多用雌黃滅誤。殊不相類。

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于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邪。

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隨方言之便。而淮濟之名不顯。司馬遷作河渠書。幷四瀆言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後人宜不能分別言之也。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州。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鎭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爲可欺也。妄誕可笑。

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裸體。可謂蠻豸。五代盧程罵任圜曰。爾何蟲豸。按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豸字合丈介反。十二獬韻豸字下亦云虫無足。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說文獬廌獸也。古者決訟令觸不直。廌字合丈蟹反。然四紙韻廌字下亦注獬豸獸名。然則廌與豸義本玄通。若有獬字下雖丈爾切。亦獸也。如止一字。縱丈蟹反。亦虫也。今人見御史舊有獬豸冠。單呼爲豸。可笑。

古人於圖書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呼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于碑也。

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而莫之正矣。

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爲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爲快兒。幡布爲抹布。諱離散以梨爲圓果。傘爲竪笠。諱狼藉以郎槌爲興歌。諱惱躁以謝竈爲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敢嘗姓石。五代時人。劉知遠爲晉祖押衙。遣力士石敢當袖鐵椎侍晉祖。與愍王議事。敢當鬬死。殺愍王左右。今人家門外所立之石是也。

古者后妃羣妾進御于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以金環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卽今之戒指。又云手記。

纏足一事。謂之妖。古無此。蓋自妲己始。妲己乃雉精。足猶未變。故用裂帛纏之。後世習俗既久。以足小爲美。

軒轅黃帝周遊。元妃累祖死于道。令次妃妤嫫監護。因置方相以防夜。蓋其始也。俗名驗道神阡陌將軍。又名是爲開路神。（方相音放象。方放也。相貌也。言其放肆形貌也。）

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臺省官。故僭擬以尊之。醫人稱郎中。鑷工稱待詔。木工稱博士。師巫稱大保。茶酒稱院使。皆然。此胡元名分不明之舊習也。國初有禁。

鑰鎗云者。以其形如鎗耳。今鑰有圓身者。古制也。方身鑰近世所爲。唐人云。銀鎗卻收金鎗合。誤以開鑰具爲鎖。開鎖具自名鎗匙。亦名鎖匙。

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著襴衫者。聞始于宣廟。欲其異于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著襴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爲擇婿。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侯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僚。今大臣有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嶽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敍。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於此可見帝王氣象。包含徧覆。自異於尋常萬萬也。

尙衣縫人云。上近體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大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緞爲褲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移文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愍也。今云弔卷弔册。有索取之義。票與標同。本訓急挨。今以爲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爲巡綽。盞本盂也。今以名銕胄。鐲本鉦也。今以名鉦屬。又如鬧朝鬧辦課程。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方言也歟。價值爲價值。足數爲足勾。斡運爲空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奏章。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肩。又音拂。禮記云。獻鳥者拂其首。註云。拂不順也。謂以翼戾之。禪本音擅。孟子曰。唐虞禪是已。自胡書入中國。佛始作符勿切。禪始音蟬。今人反以輔佛之佛。禪受之禪。圈科。非知書學者。

姪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與諸侯。以娣姪從。左傳云。姪其從姑是已。今人稱兄弟之女爲姪。不知誤自何時。唐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孰親。姑姪見於此。然猶稱武姓之子爲姪。對姑而言之耳。

此字隨俗稱呼則可。若施之文。不若稱從子族子之類之爲愈也。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言之同音。雖聖人在天子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韵之謬者。除閩粵不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辨。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韵不正者尤多。如京師人以步爲布。以謝爲卸。以鄭爲正。以道爲到。皆謬也。河南人以河南爲渴南。以妻弟爲七帝。北直隸山東人以屋爲烏。以陸爲路。以閣爲果。無入聲韵。入聲內以緝爲妻。以葉爲夜。以甲爲賈。無合口字。山西人以聰爲村。無東字韵。江西湖廣四川人以情爲秦。以姓爲信。無清字韵。歙睦婺三郡人以蘭爲郎。以心爲星。無寒侵二字韵。又如去字。山西人爲庫。山東人爲趣。陝西人爲氣。南京人爲可。去聲湖廣人爲處。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爲剉。以青爲妻。陝西人以巔爲年。以咬爲裹。台溫人以張傚爲槳搶之類。如此者不能悉舉。蓋習染之久。久則難變。非聰明特達常用心於韵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之性善妒。故嫉妒字從女。

恙說文曰憂也。一曰蟲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今人稱疾爲徵恙。貴恙。是又以

蓋謂疾矣。

今人呼酌酒器爲壺瓶。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胡瓶。史炤通鑑釋文以爲汲水器。胡三省辯誤曰。胡瓶蓋酒器。非汲水器也。餅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酬者亦曰胡瓶。然壺字正當作胡耳。

奏以呂政諱。以正月之正爲平聲。自漢至今。形之文辭詩歌。皆從平韵。奏法之嚴如此。

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參付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故也。

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笞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韵書以進。乃赧顏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妄議之。後不能無悔也。

孟子鑽穴隙相窺。穴而隴切。今人皆讀作胡決切。非也。穴穴字相似而誤耳。

詩文小雅以十篇爲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耳。今稱詩爲佳什。於義何取。

古諸器物異名。屬最。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物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蒲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之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于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蜴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蠻蛭其形似龍。性好食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以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鑪蓋上。椒圖其形似螺絲。性好閉口。故立于門上。今呼鼓了非也。蚣蝮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鴟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于屋

脊上。獸蚼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于門鐶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

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爲國號。止稱壽亭侯誤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戶爲縣。凡封侯視功大小。小爲亭侯。次鄉縣郡侯。雲長漢壽亭侯。蓋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印。蓋亦不知此而乃僞爲之耳。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摺者非是。摺卽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題詠及圖畫中可見矣。聞撒扇始於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撒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

結屋枋湊合處必有牝牡筍。俗呼爲公牡筍是也。

馬以牝稱課。蓋唐計歲課駒故也。見輟耕錄。

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註云。士重木長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殷禮始殯時置重于殯廟之庭。及成主。則縣於新死者所殯之廟。周人則徹而埋之。此承重之義也。

古優女曰娼。後稱娼老婦曰鴇。考之鯧魚爲衆魚所淫。鴇鳥爲衆鳥所淫。相傳老娼呼鴇。意出于此。

二郎神衣黃彈射擁獵。夫實蜀漢王孟昶像也。宋藝祖平蜀。得花蕊夫人奉昶小像於宮中。藝祖怪問。對曰。此藩口二郎神也。乞靈者輒應。因命傳于京師。令供奉。蓋不忘昶以報之也。人以二郎挾彈者。卽張仙

謨也。二郎乃詭詞張仙乃蘇老泉所夢仙挾二彈以爲誕子之兆因奉之果得軾轍二子見集中。
天下有眞武廟按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所謂龜蛇也宋有天下尊崇
聖祖嫌名玄朗改玄爲眞道家者流謂神有名字里居眞武經又有披髮跣足世遂塑黑衣劒劒披髮按
劒而坐腳踏龜蛇一何悖耶宋祭酒訥宋學士濂常辨之。
跬一舉足也。青奎上聲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然則八尺曰尋丈六
尺曰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又云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然則飲酒不過三升噉
飯止數升乃謂少耳若今之升非小也。
有虫名蝘好于絲髮上自縊而死故縊傍猶益蝘一名縊女物性固有如此者。
象膽按四時在四足熊膽亦在四足魚膽春夏近上秋冬近下蚺蛇膽隨擊而護。
陳所敏云鸂鶒能敕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鴆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而成符蠹
魚自出鴉能隱巢故鷲鳥莫能見燕喙泥常避戊巳日故巢不傾雀有長水石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
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喙艾置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巫步又曰禹步蓋以禹爲百神所畏
而行步蹇跳巫故效之以令百神也。
楊用修紀安寧州潮泉一日三溢三竭連州水下流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汐一日百盈
百竭應漏刻焉可謂奇聞矣因筆之。

物之瘦者蜈蚣輕者蝴蝶嶺南異物志見有物如滿帆過海將到舟競以物擊之破碎墜地視之乃蝴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稱肉得八十斤噉之極肥美葛洪遐觀賦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屠裂取肉白如瓠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其肉暴爲脯美于牛肉

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陽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陰角而應陽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于男子鹿茸補陰利于婦人見王楙所著甚明今人不惟一概作男子補精益血之劑于麋鹿亦不能辨矣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至不能得其數以爲疑獨黃美引史記載秦始皇上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此語可證千古之誤

今人不知措大之說李濟翁載措大四說其一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又曰鄭有醋溝士流多居其州溝之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太然則措大當作醋太曰驢曰醋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爲不然乃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多欲厭棄不育者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卻來局取養之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道無拋棄者信乎仁澤之周也

左傳都城過百雉釋者謂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陸氏埤雅謂雉飛崇不過丈長不過三丈又雉性妒鷙設罻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雉爲長

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讓喪權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棺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逐時易衣至祥符中亦然蓋五月五日生也釋氏得之當又張大其事若今之所謂無量壽佛者矣

韓退之子昶改金根車爲金銀車貽笑於世二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知狀元袞者史亦闕之以此知科名之不足恃也

陸象孫謂投名刺既稱頓首不當復言拜故爾然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又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好奇者有稱肅拜不知其處於倨而稱頓首者亦無所不可若稱奇拜褒拜亦通

野客叢書影字古用景字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爲影戰陣之陣古用陳王右軍小學阜旁作車爲陣隋國隋州古用隨楊堅以其近遁走去走作隋疊字古作疊王莽以三日大盛改從三田作叠古之對字莘下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罪字自下從辛始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從网從非古劾字從刀劉宋太子名劭而惡字文爲召刀遂改刀爲力

尚書之尚本當作上音讀或曰秦時人臣避上字故作常音至今因之不改若二十八宿音秀則洪景盧以爲當如本音且引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按宿之音秀北音誤之蓋元詞曲皆入秀字去上韻至宿州之宿則入徐字而以近徐州故別呼爲南徐州北音之謬若此

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一兩一疋也然則一端不可以言一疋公羊傳乘馬束帛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象地然則今人以一疋帛爲束帛亦非也

泗州僧伽頂有一孔以絮窒之發絮則異香出氛氳滿室佛圖澄左乳下一孔圍七寸亦以絮窒之夜欲讀書發絮則光照一室時時水邊引腸胃滌之復納於內物理有不可致詰者重瞳四乳不足道矣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以漢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然是法令首卷曰江充傳註令乙騎乘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筆長有數見鼠璞甚明然則令乙者第二卷也令丙者第三卷也漢律當有十卷

每見人稱前導者伍伯晉書賈充戲庾純云君行常在人前今何以後蓋純之先人有爲伍伯者按古今注云一伍之長也五人爲伍曰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一竈每竈四直一伯故曰戶伯又曰大伯諸王公行戶伯服赤幘纁衣常執率其伍以導引也

楊用修著赤牘清裁既不序赤名所以唯於秇林伐山載禽經云雎上無尋鸐上無常雉上有丈鸐上有赤云赤與尺通莊子云斥鴳斥亦尺也此其所以謂之赤牘歟然則謂之斥牘亦可乎按漢西嶽石闕銘云弘農太守常山元氏張勳爲西嶽華山作石闕高二丈二赤又北齊平第寺碑云銅像一軀高二丈八赤廣州記稱鰕鬚長四赤然則赤果與尺通也余故於廣赤牘改正作尺而記於此以見用修未覩二碑也

中國初無西瓜見洪忠宣皓松漠記聞蓋使金虜貶遞陰山於陳王悟室得食之云種以牛糞結實大如

斗絕甘冷可蠲暑疾丹鉛餘錄引五代郁陽令胡嶠陷虜記云於回紇得瓜名曰西瓜其言與忠宣同以爲至五代始入中國按忠宣使虜乃稱創見則嶠嘗之於陷虜之日而不能種之於中國也其在中土則自靖康而後其在江南或忠宣移種歸耳

古有稱金貂者常侍侍中插貂以金爲柱也漢稱金紫者金印紫綬也其後江左入銜曰金紫光祿銀青光祿猶此意也唐所謂金紫者紫衫金帶也又賜紫及金魚袋後元復以金紫銀青入銜國初亦因之印在秦漢以爲佩服之章至六朝尚因之故至小其丞相列侯不過寸餘不以施奏牘也唐用龜魚以代印而印用之奏牘矣至明而印之寸分加大矣明之所謂綬非綬制也芾也其牙牌則以代印及龜魚也古王公列侯皆金印丞相將軍亦金印今法親王金寶一二品銀印餘皆銅印古印列侯存者多銅印人不能曉所謂按古賜印外許得自製銅木牙印蓋倣印製而爲之金銀印不能存而銅獨得存故也

唐時宰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至宋則用織成花綾以品次有差宋敕俱草書後用三省長官僉押尚書印然無御寶當時每授官則有之至國朝考最始給與一品至二品皆誥六品以下勅花色殊異公侯一品玉軸伯及二品犀軸三品四品鍍金軸餘角軸內唯御寶加於年月之上其特使則有勅勅用小龍墨欄黃紙

傳燈錄謂二祖慧可初事達磨嘗斷一臂置前達磨知是法器始傳以祖心印及僞伽經至續高僧傳則云周滅佛法可與林法師同學共護經像遭賊斷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

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砍其臂。叫號通夕。可爲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自裹。林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始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二記皆開士所述。而慧可一臂。一以爲求法。一以爲遇寇。不同乃爾。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奕中野。禮貫弓而弔。以除鳥獸之害。

周禮方相氏毆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墓上樹柏。路口致虎。爲此也。

或言狼狽是兩物。俱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卽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構汁。此方可食。不爾有毒。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眞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

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蛄蜣所由。秀才韋翾莊在社曲。常冬中掘樹根。見復育堛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

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百練束之。至暑月嘗骭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置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蚊害物蟲也。凡有血氣者恆病焉。然其所化不一。江南有孑孓。生洿水中。好屈伸水上。見人泳去。久則蛻爲蚊。此虫化也。塞北有蚊母草。草揪而蚊變。嶺南有蚊子木。實橘盧橘。熟則綻。蚊出實空。此草木化也。江

東有蠶母鳥。生池澤茹盧中。黃白雜文。鳴如鴿。每鳴吐蚊一二升。此禽化也。

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無胞而不瞑。化生者眼無竅而有光。草木可插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芡濕生也。芝茵化生也。有雌無雄。龜鱉是也。有雄無雌。蜂蠆是也。龜雖有鼻而息以耳。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龍蜃能飛而無翼。鵝鴨有翼而不飛。陽鳥之飛頭伸而足縮。陰鳥之飛頭縮而足伸。馬之臥起自前足。牛之臥起自後足。鹿豕直行。蚰蚓曲行。郭索橫行。蛩蹷卻行。率然兩頭行。蚘蠖屈伸行。木皆中實。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而廣藤竹則中實。沉香木至輕也。而以水浸之則沉。中冷泉亦水也。而錫器盛之洩。昆吾刀亦金也。而可以切玉。蕭山火至涼也。而可以供爨。物生之不齊類如此。造物者果有窮乎哉。

與之齒者去其角。音付之翼者兩其足。甘瓜則抱苦蒂。美棗則生荊棘。荔枝非名花。牡丹無佳實。鷹鸇能搏鳩雁。而反受逐於鵲鴿。崖鶻能搏鵠鶩。而不能得飛。鴿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猶善豫。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而終不免於人之手。物各有能有不能也。

虹蜺或能盜汲。雷霆或能書字。草能指佞。虫能書葉。硫黃可以乾汞。水銀可以化錫。德化之水可以煮鐵爲銅。置陽遂于日中而火出。陳方諸於月中而水生。銅山崩而洪鐘自鳴。神劍藏而龍光不掩。金石之品。或陰極而飛。或逢陽而起。磁石可以引針。琥珀可以拾芥。雉羽可以候雨。鵲尾可以占風。終歸知往。猩猩知來。

百粵間有草。結實如小毬。俗名顛茄。服之則心狂顛倒。惑亂叫嘯。騰舞竟日不能自止。若爲鬼物所憑者。

魏賈璘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倉頭善別水。常令乘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可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絕。

禹治水獲無支祈。形如獼猴。力踰九象。命庚辰制之。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見沙中一婦人。紅裳雙袖。髻鬟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命扶於水中。拜手感變而沒。乃人魚。

元載不飲。人以針挑鼻尖出一小虫。謂之酒魘。卽日飲一斗。

福建按察副使沈文敏。其母隨養時。雙目失明。延一醫療之。云障翳已重。藥不能效。乃先藥之使不知痛。尋以物撥轉眼睛向內。一面向外。封閉三日而開。視物無一不見。云眼睛惟兩角有觔繫之。故可撥轉。然非削鼻堊手不能也。

成化壬辰三月。鷹揚衞巡捕官捉一僧人。領一男子可十七八。腹中能語。人問之。腹中應答可怪。及觀醫書治奇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聲。隨人言語。謂之應聲虫。當服雷丸自愈。則知乃疾也。非怪也。

丁大用征嶺南。入賊境掠得寇稻。以給軍食。京軍以刀盛爲臼。邊鄙老校笑其拙。教於高阜擇淨地。坎之如臼。然煎茅火鍛之令堅實。乃置稻其中。伐木爲杵。以椿甚便。

大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于囊中取乾猪脬十餘。內氣其中。環著腰間。泅水而南。徑奪舟以

濟。

漢時南方有虫其形如蟑其子著草葉如蚕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以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用母子復飛歸循環無已名曰青蚨錢。

後跋

蓋余劉夫子好友之素。亶乎天植哉。有朋自遠來則安之。夫子循循。若旨若飴。望廬而至者。依依已已。又曰發舒滔灑蕩漾神情。則標揭單中。乃或有不中於旁引曲喻也者。所繇賢奕編作焉。博奕猶賢。夫固謂已之則博奕賢也。苟得其所以不已。又豈其博奕也者。是賢乎。將抱槧而誦之。而惟之。而有不類觸心醒憮然曠然者。眞人情甚相遠耶。言論猷爲各呈心精。巷說街譚乃見天則。然後而今知臭腐神奇在所化耳。富哉言乎。以言乎來者之計則備矣。雖然。奕秋誨奕。致志者得。若猶是二三其德。秋亦末如之何也已。小子固思援繳射鵠者。讀是編而悅之。以告於家大人。家大人曰。有是哉。盍請梨諸棃圖梨之。以明夫子之好友。門人永新賀應甲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賢奕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編纂者　劉元卿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文澍）